

24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敏求軒述記

陳世箴輯

卷七十一 第十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敏求軒述記卷七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蕭孝子傳

黃文暘 秋平

孝子名日曠字毅菴江都人蕭廷瓚之子也日曠平日  
孝謹純篤母朱氏病危醫藥無效號泣數晝夜計無所  
出爲文告天願以身代顧念徒死無益欲割肝和藥冀  
得或效然不知肝之所在自以手捫胸脇彷彿其處積  
思甚苦恍惚聞神言人肝在左脇第幾骨下日曠聞則  
大喜俟夜靜磨利刃焚香然燭于庭肅叩甫起驟見一

室光明。纖毫皆睹。風大作。屋瓦慙慙。若眾足踐踏。左右似有弓刀衣甲之聲。恐人覺其事。急解衣捫。數脇骨。得其處。以刀割之。創小手不得入。再割數寸。肝尖從裂中躍出。下刃甫割。覺奇痛徹心肺。始不可忍。手戰刀欲墜。急切齒握固。割一片置案上。掩衣謝天。起覓肝已失所在。皇急視。割處血竟不流。肝已縮入。手進探之。無所得。急於前割數寸。下再力割之。左手破創沒腕入。索復得肝。曳之出。再割一片啣口中。忽前所割者宛然在案上。無恙。卽並持奔藥甕。置肝銚中。覓火索炭。欲然煮之。

血大溢不可支。遂反身入寢室卧。曠妻俞氏方夜侍姑。側見曠久不至。疑甚。入室索之。突見所懸素帳。血濺數幅。大駭。謂曠割股肉矣。啓帳見曠面色似黃葉。襟下血湧如注。俞急解其衣。創見橫六七寸許。翕然而張。海見臟腑。驚呼大慟。曠急搖手。禁勿聲。俞乃飲泣。覓帛束之。數周。血稍止。曠強坐。揮俞出曰。慎無言。鈹中物。卽熟進。母俞掩淚趨藥甕。漸聞旃檀氣。馥馥盈鼻。見甕上炭大然。湯已百沸。檢鈹中赤物。二大半掌許。心怔忡。若突喉欲出。急潔器瀉之。赤物不復見矣。搥湯而趨。身四周。

履聲藉藉若數十人旋繞手搖搖屢欲傾覆奔床前飲  
姑飲半神王飲畢漸復而能呻走告家人皆大驚父廷  
墳入室見妻甦則欣喜合十入子舍撫兒則痛傷不知  
所爲皇擾問天漸達曉家人方欲出覓醫藥聞叩門聲  
甚急開視則親知數人已來探其事家人指庭中香燭  
燭淚視之刃在案血淫淫猶濕也顧念門未開彼等何  
由知之方疑問問邑之名醫數輩先後至親知逕揖之  
入室視孝子方共議藥邑之巨家富商絡繹送覆苓來  
聞孝子未死則大喜方羣相賀郡邑守令又聯輿至問

孝子割肝狀悉其事。則皆手額嘉歎。廷瑣紛紜。輒揖。愧謝不暇。益大惑不能測。漸探得其原。則蕭之鄰徐姓者。受役陰曹。是夜方寤。卽醒。顧其妻曰。今夜諸神皆集。蕭家不知何事。我欲往探。汝勿驚我。遂復睡。三更又醒。擊牀大呼曰。奇事。奇事。妻驚問之。徐曰。我適至蕭家。欲入。邑神部下眾官數十人。列門外。阻不許。伏狗竇中窺之。見庭中設香案。雙燭。大才如指。而光長二尺餘。燦如列炬。蕭二相公。袒而執刀。自剖其脇。關聖立於右。以袍袖覆其肩。文昌列於左。視之。點頭。庭下神從雁列。邑神立。

屋簷四顧若指揮予悚然急出遇同曹陰役問之役謂  
予曰蕭孝子割肝救母諸神在此鑒察邑神令吾曹數  
十輩驅逐強魂厲鬼汝可急避徐語未畢鄰人已來叩  
門詳問蓋徐細民室隣與鄰僅隔一板適所言已歷歷  
聞之而里中居人是夜皆開旃檀香龕鼻又空中衣甲  
輪蹄鬼神呼嘯之聲不絕驚不敢卧徐言一播喧動里  
心須臾門達通邑皆沸故諸人不期自至而探聽觀望  
者又肩臂相連蕭氏之門遂塞次日餽藥候問者益多  
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感泣下婦人童稚皆合十誦佛

佑孝子越七日創漸合。復潰。又二十日血盡瀕危。囑家人曰。我死移屍於外。勿哭。恐傷我母心。環抱父身上。下。撫摩。泣且嘆曰。兒代母死。志幸。遂兒不能報父矣。遂死。是日巷哭里哀。遠近之人無不感慟。弔奠盈門。銘誄塞戶。邑申請立祠于梅花嶺祀之。孝子既死。母亦漸強。家人體孝子意。默治喪事。不令母知。母問日晡。家人給以羹。出作客。卽歸。孝子妻節婦俞氏出。則麻衣經帶。哀毀盡禮。入則易服。婉容躬親湯藥。母遂康。豫如平時。家人移孝子柩于庭側小室。常以蘆葦數十束苫蔽之。母日



倚門望兒節婦輒先意承志。百方慰悅。如是十二年。賣菜傭。憩于門。母與閑話。傭問曰。老母係孝子何人。母駭然。詳詰其事。遂泄。發塋。舍得孝子。柩大慟。病復作。遂死。日曠。柩乃得隨母。柩出葬于梅花嶺。孝子祠側。節婦無子。養異姓女。贅壻于家。年益老。禮法益修。謹八十一歲。五月五日。女治酒侍節婦。解粽。節婦謂之曰。昨夜夢女父着朱衣來言。天帝嘉其孝。命爲雷部上神。約今日午時來接我去。當不得與汝久聚也。女猶笑解之。節婦索水沐浴入室。逡臥。時赤日停空。天無纖雲。忽霹靂大作。

電。旗。雷。鼓。轟。繞。于。室。家。人。嚮。伏。不。敢。動。漸。聞。音。樂。隱。隱。  
直。上。起。視。節。婦。目。已。瞑。矣。遂。與。孝。子。合。葬。有。司。具。其。夫。  
婦。事。上。於。朝。旌。曰。節。孝。



書顛和尚

王士正 貽上

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甚  
恭。面往往而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一枝。  
引羣丐遊行市。中人昭覺。見丈雪禪師。訴嘲不屑。禪師  
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厩吏曰。吾歸矣。徑全  
騎徒步去。臬追。驢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磨  
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

御牙車遊記

卷下

柯令君傳

張明弼 琴收

柯侯諱友桂。號瞿菴。西江之彭澤人也。起家進士。治金壇。壇邑湫而族大。務昏而民訛。滑胥多戀城社。不可問。而黨魁武斷。坐相烹煮。紛然麻竹也。侯初至。進其挂纓。紵衿者數百人。其干撤鼓櫟者。復千人。侯一見。問其鄉曲姓名。後逾歲月。有託故匿姓者。侯叱曰。汝前張而後李耶。或更名字。則曰汝故甲而新乙乎。其人謝不能隱。有初詞。誰不售。至再三徙其詞者。侯歷數之曰。若初詞爾爾。朗誦之。再詞爾爾。復朗誦之。今云何更易之耶。訟

者大驚。自吐而去。有民三月中三入兩造。候數之日。若預某事一。預某事二。今三預矣。汝以吾公堂爲譙室耶。民謾應曰。初誠有之。次非民。乃民兒。狀似民耳。侯訶曰。汝兒非名某者耶。衣元衣。鬚較汝黃。而差長。何爲譙我。民乃叩首服罪。侯嘗以送迎離邑十餘日。文書累積。侯歸。命召數百人立決之。耳聽辨訟。手握衡算。目覽牘牒。口授差撥。各不相涉。各不相礙。聽鞫者。或足甫上。既侯曰。杖之。或驤翮欲發聲曰。無多言。汝無罪。或東人語曰。罪西者。或西人語曰。宥東者。有訟人自稱無黨。侯曰。門。

外有鳥立而鳴。跡者卽若黨也。縛而罪之。有某初以珥  
筆見侯於百詞中。別十餘詞曰。此爾筆也。執而鞭之。十  
餘日之事。如烟旣掃。每訊畢。必三號於眾曰。若有負詞  
者。更自申。眾無言。乃退。侯有期會。不役人。蚤與民期。民  
無敢後者。先是。壇有署事者。虧稅及萬六千。侯至。爬梳  
剔刷。蕩其窟穴。取恆稅著爲令。頒行邑中。民挾金穀詣  
縣自兌之。兌畢。堂上有二銀鑪。已成大鏹。度庫矣。民罔  
聞難。吏絕乾沒。故壇稅復盈。而民不傷。隣邑宜興。溧陽  
有民亂。焚燒大姓。夷其邱墓。火光照壇。壇人惟惑。亦有



爲奸藪者。侯每跡事。輒執一二人。曰。若將揚二邑之燭者也。禁之。出行。逢一人。揚袂而逸。候遽應。役曰。縛之。詰之。果欲爲難者也。一日。侯坐庭。忽心動。急召賊曹。首曰。若亟負弩矢。出南門。當有變。可繫以來。復命。其徒曰。若出北門。有所遇。可驅以南。賊曹皆憤憤如命。往北出者。見數人。總總然。則逐而南。南出者。方與數人鬪。力幾訖。北人至。乃掎而擒之。果大盜趙新芝黨百餘人。約以次犯富室者也。侯之儆悟如此。以是奸人中夜闔室。皆若見一柯侯。立於其旁。牆陰曲巷。小聲私語。亦若柯侯耳。

聞之。幸無敢動其良民。則父子兄弟相戒曰。侯不鬻鹽。一米不妄取。壇一蔬。孤者得乳。饑者得糜。病者得藥。有負柯侯者。是竄仁主賊慈母人也。敢不守侯三尺。故壇雖處亂民肘腋間。獨宴然帖息。皆侯力也。侯遇貴姓老成人及高名士。皆與爲肺腑。卽藟苴者。侯不爲翫法。然申申訴訴。終不肖失士大夫意。父老曰。侯治縣三三橫。兩兩縱。是殆閩理十餘邑皆最者也。或曰。我侯襁褓中。睡夢啼笑。當有天姥教以理縣事者矣。

邑人琴張子曰。國家以令試士。士多躐者。若盡得柯侯

此法雖終無變不害也。吾不獲見古人。然於文章見黃幼元先生。於吏事見柯侯。皆一千年中無其人者。予並得與游。兼親辱其教誨。予生無憾矣。

蓬萊王孝子傳

全祖望 紹衣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園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菴，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爲人原款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貧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

于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既游，罹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罵，厥大呼怨家在此，年

二十八舉子辭于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于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裏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爲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喘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于官。時已年遠。吏胥索贖。概無可証。恩榮出母故所弄。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恩榮於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

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疇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徘徊間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育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問于介

眾皆曰恩榮言是遂。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讐之文。然查今律有殺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不論是否未嘗不教人復讐也。恩榮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登殺不遂。雖非卽斃卽矣。况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賸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舅聞之。見有司曰。豎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蒞恩榮事者。



撫軍則申吳蔣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全子曰恩榮年六十餘猶爲諸生。以目眚乞休于竹園。蓋故泣血時所成疾也。東人所作恩榮詩文劇多。類拉雜難上口。翻不如法司讞語。厯落可喜。予因別撰一通以貽之。

文適韓君傳

王巖業夫

韓君默字文適先世平陽臨汾人父某賈鹽揚州家焉君少攻舉子業試入江都縣學善書有名於時揚州被兵時焚燒屠戮無遺君急歸謂妻蕭氏曰事已至此吾讀聖人書當守義死不可苟活若自爲計乃易服冠儒巾服爛衫皂絲鞋既蕭送墜井死蕭氏謂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墜井死蕭氏乃結纆於梁立視長女就縊既絕乃抱幼兒魏乳之既乳置兒於地整衣拜老嫗曰韓氏一綫惟此而已善無之俾韓

有後汝賜也。必真祐汝。乃自縊。頃之兵入火其居。老嫗抱幼兒逃。晝伏死尸下。夾尸臥。匿見於懷。祝曰。韓氏有後。汝勿啼。兒果不啼。夜則行至江灘馬家庄。傭工拾麥。以穗啖兒。得不死。越一年。居人有浚井者。出君尸。面目如生。衣冠整潔。惟左手損一小指。左足脫一鞞而已。家人伏尸哭。有頃。左鼻忽出血。人皆驚異。乃棺殮以葬焉。君生平善法書。鍾王而下。盡得其精微。尤工臨摹。人得片紙。以爲寶。督師史公可法。駐兵揚州。謹重國書。求法書最善者。君名聲絕出。督師延致軍門。文武咸集。君攝

衣冠督師以賓禮見。君援筆點畫盡二王。眾皆異焉。督  
師欲官之辭去。君爲人儀觀甚偉。和善樂易。善飲酒。無  
夕不醉。醉則愉愉如也。及臨難。乃剛決果敢。聞者以爲  
不可測。云君死時。有高君孝纘者。江都學生。員衣青衿。  
至縣學。自縊。孔子坐旁。王君士琇者。揚州學生。員書大  
行。皇帝黃紙牌。供堂上。偕其弟某。衣青衿對縊。死。  
王巖曰。予昔與韓君客汪氏。予不飲。每見君酣醉時。頽  
然自適。後乃盡室死。義異哉。老嫗護幼子不死。天也。嗚  
呼。顏平原書。挾天壤。豈不以人重哉。彼區區翰墨擅名。

者。視之何如也。老嫗董其氏。今八十。免難後。時時夢君。衣冠偉肅。蕭冠帔。端嚴皆若神人。蓋精爽不滅云。

武億傳

孫星衍 淵如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少有異表不苟嬉戲八九歲以朱墨點定明代名人制義第其高下父驚愛之年十二徧覽九經諸子爲文下筆千言億父故清官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僮石儲值伊洛暴溢宅舍盡圯億就高梁木爲小屋讀書其中嚴冬衣敗絮或遇大風雪持斧出取薪然火手僇斧落傷足血沒踝忍痛歸誦書益力游朱學士筠之門時學士負海內文望門下士多一時賢俊闊達不羈之才億盡與交遊而獨以文章氣誼相

勸厲學士雅重之爲延譽然性樸直不喜干謁惟布衣履躄就日下書肆購異書所得金石古文皆爲攷證學日益進成進士後謁選山東博山縣令縣多山土瘠民不務農業地產石炭石礬燒作琉璃器皿供億繁多商賈輻湊奸宄所在匿迹億下車思所以變易風俗然後以經術飾吏治因校士發策問邑中最敗風俗者附郭佛寺多女尼常衒服作佛事遊關閭間聚觀者狻雜生事億汰存其老病廢疾者餘悉遣嫁之歲時出講鄉約至遠僻村落因加諭教訟事無大小至則判決之或呼

寬不及其詞狀。召兩造折以片言。無不得其情而去。胥吏無所施其弊。縣僻無驛傳。有急事假里馬以供役。轉相科斂。豪者利其事。億禁革之前。官有以石炭饋上官。寢以成俗。億察民運載山徑中大不便。手疏其患。苦請除之。捐資議立書院於城東。范文正祠側。命曰范泉書院。親臨講課。口授指畫。示以訓詁文字。通經術。樹風節之要。士皆勤奮。檄治隣邑煤窰戶。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進典史。憚億威望不敢言。億廉知之。因禱雨。謂典史。吾禱於神。雖貧不爲墨吏也。雷震實聞之。時方震雷。典



史驚悚遂獲。溇雨先縣營弁某有不法率張保會爲弁  
奪娼爲妾。億因他事治之急。弁屬上官某爲緩頰。不聽。  
自是拂上官意。會有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頭目曹君錫  
杜成德者。倚朝貴勢。出都採事。招從惡少十餘人。縱飲  
博橫於縣中。億擒治堂下。稱奉要人令。不服罪。按法答  
辱之。時秉政者勢張甚。外臺多承望風旨。上官某聞之  
以爲禍至無日矣。乃厚贈番役行。而假名濫刑平民。劾  
億罷職。億官博山。纔七閱月耳。縣民聞億受代。則扶老  
攜幼。率千餘人赴省乞留。大吏某故賢者。劾億時特爲

守所持及見民情大感動因入

覲約與偕行爲籌捐復時大學士公阿文成公見大吏於朝謂之曰例禁番役出京畿奈何責縣令按法之非且隱其實而勃強項吏何也大吏深自悔然卒格於部議歸博山民猶謂當復任老弱遠迎界外告之故人哭失聲已而相與館故令家於縣中億愈不忍以家口累民乃遣歸其鄉而自間遊東昌臨清間藉書院以餬口至河南詣好士友人與修縣志以終其身



書三友人遺事

洪亮吉 雜存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其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眾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與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眾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

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申訴諸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頻以有用之學相助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榷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

甫下與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會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領之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太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奈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

海三車文言  
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佩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武億偃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朱學士筠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徧與人無款曲嘗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感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士方剛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試

日對策。保和殿日。嘯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傅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魏官中事相謔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婉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枉。欲爲入錢。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畱居縣中。亦不願。然實貧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



淵如先生爲武君立傳。稚存先生復書其遺事兩輯存之。武君不朽矣。世箴識

汪蒼霖，錢唐人。少卽走京師，以國子生客甯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王甚重之。晚始得官，爲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餅石屑及糜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災入境，蒼霖裹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貪黠者病民。欲於中流中作一砥

杜耳。大府笑曰：汝誠祇柱，但祇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爲承氣，必凌出令上。蒼霖年故長，適遇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并入已者，捐置公所，備漆賑以勞調。江甯縣丞丞廨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甯，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

相懾。余亂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回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并傲。且其始皆歛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矣。余實曾大父行也。蒼霖恚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護免。後余官京師。聞蒼霖攝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飴孫歸試。因札之。得報書。極言爲令之難。與雪冤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歡。慙四考。究不得遷。

愚隱先生傳

周

鏞 懷西

先生諱鎮字漢冲。晚自號愚隱。幼秉異質。讀書過目不  
忘。下筆爲詩文。未嘗屬草。性落拓。喜詼諧。有呼盧叱雉  
之癖。嘗與其曹設局靜室中。嚴寒擁火。連博十七晝夜。  
偶一人推窗失聲。詫曰。吾來時梅含葩如鈕。扯子今乃  
落英滿地乎。因相顧起立。闌而散。先生猶愠然以爲未  
盡興也。十七八歲時。赴院試。沈酣賭墅中。誤期不及。進  
院。囑同儕秘之。及歸。父師叩其文。立繕以進。如宿搆者。  
父旣歿。絕不與試業。亦爲之蕩然。然負氣豪縱。無攢眉

離齷之態。與過正岳顧玉亭。侯思泉。爲耐久交。不以貧富易節。正岳故俠士。移家管社山莊。座客常滿。時陶解元碩君。杜侍郎凝臺。周御史南開等。皆少年新貴。高論經史。鋒穎迭出。先生微笑不言。正岳詰之曰。子無腹誹刺。乖令人叵耐。先生因枚舉錯謬。博引證佐。歷歷如掌上紋。諸君驚服。愧謝訂交而去。吾鄉秀才之榮稱曰相公。一日有貴介于揚揚盛飾。訪正岳不遇見。先生布衣。七屨。藝蘭梅竹。間意其隸也。呼告之曰。可畱語主翁。七相公來謁。先生曰。唯唯。比去戲之曰。幸相公示姓名否。

則吾亦行七。恐無以辨其人。駭而退。晤正岳。述之。正岳曰。此必遇周漢冲。不遭侮幸矣。其人胸有萬卷書。奈何皮相耶。其滑稽自適若此。晚年正岳等相繼下世。先生益困常。竟日不食。浩歌破屋中。聲震戶外。既而爲童子師。甚適。隨意作詩詞。皆新色。有天趣。然結習未改。遇所好。輒技癢。不可忍。以此厭苦。生徒復辭去。最後病痢。頃刻不能離。屢同好往問之。則扯與縱博。據洞器坐之。無許人代。眾皆匿笑。先生自以爲至樂。灑如也。

周子錡曰。吾族自明季歸農。無習舉子業者。倡之自先。

生始先生坦易忠厚爲人謀必披露肝膽未嘗以貧故  
棄人嘗謂鎬曰吾少時不識戲具後爲馮氏壻習之乃  
與不可遏卒以此破吾家嗚呼擇壻不可不慎如是哉  
書先生言凡以爲後戒也

異客傳

徐岳季方

耿麈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恭簡爲宣大總督。麈伯嘗隨任至邊城。覓某名伎侑酒。已先爲一客呼去。麈伯欲以勢奪之。客不遺。麈伯乃令數十健兒往辱之。客一指健兒。皆如自轉。歸報。麈伯大驚。遂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勇力過人。一日。麈伯外出。屢馬數十匹。忽盡失去。心知爲客枝節。向索之。客笑指壁上曰。出出羣馬皆從壁間躍出。麈伯欲招致之。恭簡所。客飄然去。終亦不知其姓氏也。





爾不如婦傳

葉變星期

湯氏諸生廷彝女處士喬出塵妻也以淑德不如稱里  
中歸喬之三日卽謂處士曰我聞古者妻與妾並稱有  
妻必有妾我嘗慕其事君今有妻矣盍早圖妾處士聞  
言驚徐曰君何論之高而言之遽也湯曰不然夫娶妻  
所以爲似續計今世俗大約妻無子乃娶妾必俟之中  
年以後使中年娶妾而妾生子待子成立而父母老矣  
妾不卽生子而始他圖焉歲月遷延子未生而父母老  
矣若早娶妾使妻生子而妾亦生子子益多妻不生子

而早得妾以生子猶妻早生子也庸使皓首而歎鮮嗣乎我女子耳不知書竊嘗聞家嚴君之言曰古者諸侯娶婦必以姑姊妹娣姒若而人以媵之所以廣嗣也君無忍焉頃之處士遭母憂服闋湯又趣之娶妾於是處士前後所娶妾一再計當湯之為夫聘妾也於六禮惟命而諱以將之猶納子婦也妾之入門也簫韶鼓吹燈火與仗與夫牀第屏幃帷帟流蘇之焜耀盥匱櫛奩之纖悉必以身親之猶嫁愛女也妾之初誓也禮稍降耦一等旁人相視而嘖處士曰無乃過歟湯曰不然使若

人他日生子而有成必以今日之事爲美談我聞諸嚴君曰禮以義起何謂過乎時周親戚在位聞湯言咸嗟歎不置至有揮涕者後湯竟無子以卒終身以不生子自疚爲喬氏祖先之罪人處士申年後湯未卒時妾始生一子。

顏氏儒醫姚德徵妻諸生懼之母也性至孝而能推不妒之德以及人德徵家酷貧以醫常去其家顏氏孀姑竭力甘旨一日德徵冰阻淮上顏顧室中無隔宿儲周視身外無一物乃解所着布絮襖持往市易粟肉以進

姑德徵歸訝其妻隆寒而衣之單也。而顏竟不以告。久之顏有疾且革置棺衾費白銀二十兩病尋已。有親者物故向顏購所其遂售之得金如其數。甲中有丁翁者德徵好友也。年已過中無子。顏乃謂德徵曰。盍以我弔具金爲丁翁置婢乎。徵曰。如丁之媪乎。顏曰。需之乃治具。召媪至。顏集兒女環列於前。媪笑歡甚。媪歎曰。母兒女成行。天也。顏曰。媪無慕焉。能爲翁置妾亦如是矣。媪佯以貧辭。顏曰。媪無憂。弟出前金贈媪。媪感動泣數行。下果置婢。生男四女一。丁有兒亦無子。卽以次子繼。

之。嗚呼。若顏氏者。能推其不妬之德。以及人。而俾續其宗祀。則又錫類之孝。其難矣哉。

論曰。女子以節稱。女子德之首也。然非女子之幸也。夫女子以節稱。其間蓋有天焉。有人焉。出乎天者。其德性然也。出乎人者。蓋有不得不然之勢焉。若曰非是則喪女子之節。而不可爲也。若今天下之婦人。則羣然以妬爲德矣。若曰非是則無所爲。有家者之事也。其躬行夫妬也。竟如布帛菽粟之無一刻之可離於體也。而人遂羣習而不察焉。而且安焉。殆反以不妬者爲狂矣。故吾

謂婦人之節。處逆境而力行其德者也。婦人之不妒處  
順境而安。行其德者也。力行者。往往而有。安行者。千百  
中不能得一二焉。今於邑中。得不妒之婦人。二。其一能  
盡己者。其一能推以及人而能化之者。俱爲表而出之。  
或曰。婦人之德。節之外。固當推以孝。以順。以慈。奈何以  
不妒稱首哉。曰。是不然。其爲人也不妒。未有不順乎夫  
者。也能順乎夫。未有不孝乎親者。也能孝乎親。未有不  
慈於下者。也。故不妒者。婦德之本。婦人得其本。則孝順  
慈。未有不克盡者。即有不幸。未有不以節著者矣。

蜀僧大岳傳

李斗亥塘

雍正間蜀僧大岳。膂力過人。年四十。點其身。自頂至腹。爲一串。肉菩提子。自置鐵香鑪一。燭臺二。重百數十斤。一肩擔之。遇里閭不平。輒挺身解圍。四方勇士投贈金帛無算。大將軍岳鍾琪深賞之。大岳欲往江南。將軍給札十通。所過舟車行。嚙迎送不絕。大岳素不識字。故供奉倉頡聖像。及去蜀。迎像于舟。鐵香鑪燭臺亦載之行。居天臺山十年。移揚州天甯寺。愛天心墩繹經臺。遂卽其趾。爲倉聖殿。四面卽吳園荒亭花樹。整而新之。復華



巖堂建山門于姜家墩路西門內層折石級上二山門  
額曰樂善慈會將軍以金川事過揚州訪之于菴贈聯  
句云奇月卽登臺無論春夏秋冬秋夏是風皆入座不分南  
北東西齒自來是菴濟富技勇亦疎里中有武生三人  
一曰魏五善騎射通馬語復山總戎崗兵過揚州營時  
營馬齊鳴魏謂人曰三月後總戎當死已而果然一日  
張飲源善雙刀一日薛三能挽五十石弓人稱之爲魏  
馬張乃薛硬弓平時與齒談藝不及而受其誑馳由是  
怨之遂巡二十年一日薛至菴中擊鐵鑪擲之品接以

手。薛遂嘔血死。數日後張來。又與之鬪。亦不能勝。魏五  
曰。是非陰謀不能得也。當多癰疥。且必入混堂浴。魏俟  
其人乘不備。踏而齧之。齒際斷而勇漸退。後死於菴中。



海牙正通訓  
卷一

美

王烈婦傳

熊賢泰善惟

濬縣有王烈婦者。母家姓無效。城南盧家莊人。一子二女。以耕織爲業。夫負博進不能償。將鬻女。婦偵知之。謂隣媪曰。我不忍見我女沒身爲人婢。良人無行至此。博不已。且賣其妻。何以生爲。生不如死。媪以爲憤言耳。女願從死。乃深夜用線縫女衣。以一繩縛二女左右。脇餘繩。束一木器投河死。蓋鬻人之得其屍也。六歲兒睡覺。失母驚啼。告隣媪。巡河見木器漂出。而三屍在焉。死以潔已與女之身。而畱子以延夫後。婦其知道者哉。或曰。

敬求軒述記

卷七

何以知女願從死也曰不願則哭而六歲兒早學矣

三

述記卷七終

敏求軒述記卷八

丹徒陳世箴校林輯

鄧孝童傳

鄒祇謨 程村

鄧孝童，廣生，字彥敬，江西南昌縣人也。父性，字仲彝，中順治辛丑科進士。孝童生於順治五年戊子，當叛將金聲桓王得仁作亂，士民多竄匿江湖。孝童生舟中，因避兵故，出入波濤風雨間，欲棄去屢矣，然卒不死。七歲能誦詩，好讀左傳史記諸書。時時述某人某事及其姓名爵里，絲連縷析以教其同學。諸兒仲彝自戊戌罷試歸。

疴疾頓作幾不治有醫與以紅丸孝童如方露宿之手  
捧以進仲彝服之初甚瞑眩次日疾少間踰月仲彝母  
夫人病孝童亦病同一月卒時戊戌八月四日也距生  
年十有一歲云仲彝家故貧匍匐殮母後始徐議殮孝  
童見左臂有瘡癩寸餘疑而問其妻妻不言而泣以問  
其師其師始詳言之蓋孝童自父病日淚時侵晷曉聞  
日夕禱所供諸神祈以身代剔臂肉入藥進之父病愈  
孝童遂死越七年康熙乙巳舉家夢孝童踰牆自天下  
曰我當來歸又曰尚隔一塵次日果有田人以一鹿來

與夢所見同。畜之苑中。及歲。問視之。亡矣。次年丙午正月。仲彛長子銓生一子。背有七黑子。纍纍如北斗。然仲彛以大子名之。漢司馬相如小字也。甫降。岐嶷有知。賦見筆墨。欣然摩娑之。倒授以管。能自轉。向下見楯楔。問書。咿唔作聲。能自指數。見諸人無親疎。能自拱揖致敬。仲彛惜之甚。比諸孝童。時建昌縣有術士云。能布順痘。其法以他家痘兒衣。衣諸小兒。更藥紙作線。入小兒耳。鼻中。名預種痘苗法。爲效十不二三。大子遂以丁未四月死。仲彛更哀之甚。亦如其哀。孝童也。一日爲予言前



事輒淚綆糜下且曰吾兒能爲趙孝子吾乃不能吾猶  
得爲人乎哉趙孝子者名希乾亦江西人年十七時嘗  
到腸活母余爲作趙孝子應旌議者也當孝童死日仲  
尋疾少愈氣息僅屬一日之尚哭其母復哭其子又念  
子以孝死而已不及殯母也因蔬食布衣屏聲色不御  
若終身之戚然者於學如仲尋者可謂孝矣孝童之事  
始其天性然耶抑由所觀感者深也至犬子慧而卽天  
豈真有因果之說如昔顧况非熊之類者耶將妖夢是  
踐而適當直亡之祥者耶彼天人之際予又何能致語

哉故牽連書之爲作鄧孝童傳

海内華文  
卷一

三

奇窮子傳

魏象樞 環溪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魏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父揮使公乏嗣禱於三官祠夜夢神人抱兒予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鬚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嘗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然亦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闌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殊無一語及生事者會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弁曰屋

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構草廬棲之。亦不怪。客  
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刻几前。賞且樂。簷際龍諸鳥能  
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  
如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有叫斷白  
雲鄉之句。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  
高山。彈罷抱琴而涕。曰此吾生死交也。而物之乎。又摩  
其墳曰。安得君子。今贈之以白玉。以其言近放。人多揶  
之者。卒得誡亦不少。既後以草廬做穴地五六尺許。妻  
子同居其中。遇元旦服葛衣。行市上。手抱二子。身無完

鹿革緩步各不少亂及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  
鬱之聲有疑難商之可立決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  
刺以爲恥其生平行事異於鄉人者有如此嗟乎若象  
商眼孔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爲莫予過  
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爲作奇窮傳  
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交象南云



與人卑人丐人傳

毛聚奎 象來

與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婦同日縊死吾友吳子蕃親見其事爲丐之卑人者于姓江陰人乙酉之變傳新縣官至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嘆曰○○○○人吾不可以爲之役遂歸而縊時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邑里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

春月子曰夫與人卑人丐人也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與人卑人丐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



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與人。卑人。丐人者乎。夫  
人而不與人。卑人。丐人者。多矣。不與人。卑人。丐人。而人  
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爲三人者。立傳也。擬曰。與公。卑  
公。丐公。三先生傳。旣而思之。今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  
其不與人。卑人。丐人者。舉與人。卑人。丐人。而公之先生  
之。是不以人目之也。故從而人之人之者。人之人之  
者。則于不與人。卑人。丐人。而不人之人之者。也不異。同所以  
異之也。

顏中和事畧

汪 堯 峯

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其爲昌連控之於官不得直於是宏仁有長子孟和次則中和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取柝薪舂礪之復束藁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舂如是者數矣隣里知者數易中和以爲此禱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中和懷

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讐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藉有膂力女弱小何能爲憤勿自速死也中和奮衣出門不顧是日直昌市中和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而會其母趨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乃相率號於眾曰盍偕我詣官首梟乎眾如其言既至縣庭中和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眾從旁分別言之始下中和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訴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

邢中和怡然曰。父讐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中和。而周昌前所與其殺宏仁者十餘人。後先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中和至今亡恙。昭茲云。

汪子曰。顏氏聚居楓橋市中。其先有佩韋者。中和之從祖祖父也。明天啟中。與眾共訴周忠介公。寃毆殺錦衣衛。所遺官校被法死。佩韋以義。今中和以孝。皆卓卓有立。顏氏信多賢哉。昭茲又言中和性坦率。雅好六博。本

不甚解書及其銳於爲父。慚死勿憚。乃士大夫讀書自知  
道理者。所弗如亦異矣。

賈時泰傳

謝良琦 石魯

賈時泰者蠡縣人。少習拳勇。住愚直。見人所爲不義。輒面詬訾鄉里。頗懼之。生平獨喜擊賊。所居縣南鄉。南鄉之村四十有三。遇有警。必率其村之敢勇者俱赴。賊逸去。遠近反覆踪跡。務盡根株。痛斷乃止。幽燕俗喜鬪。狼而蠶。博高蠶。獻諸邑。與東魯泰山齊河壤地相接。其間椎擊剽劫之徒尤多。會世亂。所在蜂起。蠶之鄉北東西焚掠無虛日。獨南鄉以時泰故。得無事。總督直隸山東河北軍務兵部尙書右都御史張公。聞其名。囑邑令某

召之屬以擊賊之事。時泰固性喜。又重以制府命。故毅然不辭。然猶重與之官。止易其名曰鄉長。時泰已受任。乃椎牛具酒。食聚北東西鄉之豪傑而誓之曰。自某至某。凡村幾屬之。某其村之可屬以事者。某任之。有事則某與某畢其力。非是有罰。鄉之中有不良教之。不率有罰。相隱庇。罰同。凡某與某不善聞於泰。泰不善聞於官。不如約有罰。眾皆聽命。數年。蠶之鄉大治。時泰是時以能擊賊名於蠶。蠶之旁邑有賊不能擊。亦相與競。時泰卒能告成功焉。然當事者每擊賊必遣一劄弁及役。

捕者與俱。時泰負其能，不肯相讓。又性執不融通，與諸人意見多不合。故雖有功，不賞而羣盜之歸正者，往往得爲官。反在左右。時媒孽之，於是諸賊聞之，皆喜相賀。更令其徒緝綴其數年行事，密以聞。某年月日，竟捕時泰置獄。時泰年已老，自念生平無他徒，以多擊賊，得罪不服。每對簿，輒慷慨以首觸地，流血。聽者亦拘牽文法，無所暴白。曾赦，又有趙士望者，亦蠶人，甘以身受荼毒。得備言時泰生平擊賊狀。當事者始心動，事得解。方時泰置獄未兩月，蠶之鄉又大亂。至是，邑令某重其能。



將復任之時。泰自外  
適賊某某犯於南。詞  
僧於南終老焉。余爲  
余數見之。旣悲其志  
守其耿介。孤立不諧。  
在蠶終不可泯沒。故

陳烈婦傳

王巖築大

陳烈婦海氏。徐州陳有量妻也。烈婦美而貞。而有量愚懦。不能謀主。會徐飢。攜婦之松江。依其姪姪。又他去。轉徙莫能歸。留滯常州。逆旅酒家。楊二窺烈婦美。心動。念有量貧而孤。且愚懦易啖。以利乃謬與有量交。買酒食。因貸子錢。頃之。遂結兄弟。呼烈婦爲嫂。得時見。乘間微言挑烈婦。烈婦怒厲叱之。二知不可犯。又子錢不能償。與婦謀一舉。兩得計。而酒肆臨漕渠。時鳳陽漕艘兌運。集水次。漕卒日來肆中飲。林顯瑞者。多貲。喜淫。二與之

昵酒酣密告以烈婦狀且畫策俾得窺見烈婦顯瑞問計二日彼夫婦思歸久矣苦無舟楫資給以附舟還徐必喜且貧劇貸金莫能償捐金聘爲會計可必得也顯瑞大喜立出白金三兩爲聘二因給有量存量聞得歸且不費舟資又獲金果喜受金償二子錢立盡旋告烈婦烈婦詢夫知顯瑞二友也曰二無良所與必無良不可宜追還之有量獨幸得金以償逋而歸徐他無所顧不聽而顯瑞已趣入舟比入再出白金使有量之京口市續烈婦沮之曰若主會計者水手舵工何人不可使

必若乎不可有量不聽而顯瑞使人揀小舟突至越有量去烈婦遙望有量舟憤恨嗚咽悲哀時潛艘將發祭神祈福方屠豕蒿工藍九廷捧盤血誤蹶而傾顯瑞怒搏之及日晏顯瑞備酒殺使二婦陪烈婦飲因出白金烈婦前曰林某奉娘子以爲歡烈婦大怒厲罵麾其金而顯瑞心動且恃強力夜穴艙板以入烈婦大呼殺人罵益厲顯瑞氣奪暫退聞哀恨聲使二婦覘之繼死矣惶急匿尸米中取白金十兩遺九廷密囑曰有量在道可刺也能爲我圖之仍厚報九廷應曰諾以搏之之恨

懷金告糧官捕獲嚴訊九廷出尸於第三船米中乃伏辜顯瑞律斬二爲眾所擊官復加嚴刑死於獄居人立烈婦祠塑像以祀時七十餘日矣色如生衣上下密縫半甚於有量舟去時已辦一死矣有量旋不之悔也及祠成而守之

王巖曰二與顯瑞之爲邪謀也烈婦覺而沮之可絕矣而其夫不從卒陷婦以死悲夫乃顯瑞旣搏九廷又以白金賂九廷事賴以發豈非淫惡之徒天所速殛以著烈婦之奇節哉鄭子爲述過常州烈婦祠見往來者凡

貧販樵收蠶穉婦女爭瞻禮嘆息日擁塞不得前爲予道之嗟乎有以也夫。



鐵傭記

西蜀古梁州也。

鼓鐵起家數

肩寒暑暴富

金錢百萬捐以

岷峨之林市巫

以其治治之熾

其健也似乎勇

也似乎忠而能



可廢傭不可幹家而治鐵之道不可移之治室也蜀工  
師見而笑之曰若將爲鐵室乎如不爲鐵室爾傭請休  
無敗乃公事

奇孝傳

江天一 文石

奇孝者婦人也。山陽大河衛人。毛繼宗妻也。姓馮氏。新城馮文耀女。故平民。生而溫秀。性至孝。異羣女。十七歸繼宗。亦端謹有操。人呼伯鸞焉。毛應舉子。馮蕭然茹苦作寒。子婦事兩姑。胡氏杜氏。盥櫛抑搔。頽然順善。媪媣。輩循其靜篤。迄無間語。然猶儉等婦之。馮亦力修爲婦。闇然無儀。無仕杜以有年。患弱。積頓床第。繼宗間出馮侍湯藥。起止。首幾三十餘。胡家所奉。神膝禱爲穿。星晚。旭初。數請身代。左右勞瘁。貌不言而神傷。庭之人又稍。

稱述其非流輩子女矣。一日繼宗與翁俱外姑漸革納以枕懷身忽昏重如夢如見有一縞衣女士前譟曰汝欲活姑發松三片螺七枚更一藥手指其胸默然而去馮不解所謂但左脅顫動不止私度此神祐姑指我肝耶亟起欲剖姑忽蘇不獲動是爲崇禎四年三月之二十一夜。明日姑復革時夜將半四顧無人惟懷中兩孺子而已。乃沐浴盡更衣顧取削蔗刀暗煙霧裏靜影上懸於時天宇似墨沉黑森畏想鬼神驚焉禱畢舉刀向脅一剖而肝尖耀出如神物擊之而然剖寸許見帷中

呼。叫。慮。驚。姑。一。手。以。帕。掩。創。入。撫。兒。息。計。那。少。不。足。嘗。  
姑。復。潛。更。禱。再。剝。一。瓣。天。忽。明。淨。如。洗。星。光。爛。然。照。身。  
卽。和。羹。進。甫。入。口。甚。甘。姑。問。何。物。美。若。此。詭。云。鄰。家。獲。  
鹿。此。市。得。鹿。肝。盡。飲。而。甦。且。夕。卽。強。起。進。飲。食。姑。不。知。  
也。是。爲。二。十。三。日。事。維。時。創。口。盈。寸。凹。然。如。圖。澄。之。洞。  
乳。焉。血。灑。淋。漓。直。透。中。懣。暑。無。楚。痛。若。不。知。自。身。出。逾。  
數。日。馮。稍。臥。色。如。土。小。姑。曰。嫂。氏。素。孝。將。毋。剖。股。耶。視。  
其。手。足。無。恙。見。葷。門。血。痕。固。疑。之。則。又。詭。以。病。癒。小。姑。  
強。更。視。遂。不。能。秘。囁。無。泄。令。姑。聞。於。是。羣。媪。以。靜。口。

以聚視交嘆曰天生至孝如此反辱相稽何處更置顏  
而事遂聞里人咸上於郡大夫都人士女爭相感慕瞻  
仰其門者雨集姑問庭中奈何洵洵若此諸婦女嗟異  
曰若婦割肝天佑阿婆姑始知痛哭感恤更霍然病已  
能起步動作喜有孝婦也馮艷然曰是重我不孝爾時  
冀姑愈耳竊竇聲名吾何人哉數日創亦尋沒神彩倍  
常人皆謂天感奇孝以告世云先是癸亥間馮十七歲  
母劉氏病篤幾就木矣顧惟一女終鮮兄弟默告上帝  
曰此身誰出晚復不起吾母雖女可無背到股作羹一

飲而瘳其生性至孝繇來如此





二僧紀事

儲 欣 同人

儀真某氏之婦。美。商人子見而悅之。使媼導焉。婦許諾。期以某夜。報之金曰。爲我具酒食。及期。夫避焉。婦啟扉。明燭而俟。不至。憩於牀。金置燭旁。裏破金。遂顯有僧。夜擊鐸於路者。而過之。怪扉之啟也。入望見金。心動。窺其廚。無人焉。蔬果。殺酒。臙具。餽。哨。巡。廚。獲刀。殺婦人於牀。撲燭。攫金。提其元。以出。商人子繼至。登牀而撫之。衣淋淋然。及肩。乃大駭。趨歸。門則闔矣。再三叩。始入。驚悸不知所措。先是。商人以勾會。督其子。夜分不獲罷。以故



遷婦人約翌晨其夫歸愕曰悅之而得夫又何誅盍訊  
旃遂往門未闢見血掌焉號曰獲吾婦者商人子也鳴  
諸官官拘而繫諸獄商人愛憐其子密問之子以實告  
商人曰是獨不獲婦人元耳獲則汝釋矣備拜捕役賄  
之厚懸賞格募得賊者居久之漁人獻元元鮮其妹也  
漁人殺妹以應募官廉得其情立杖殺之有間或告商  
曰賊得矣某寺僧殺人投其元胥井中余知其處卽擒  
僧至於胥井緝健者下索之得男婦首凡五六召某氏  
視曰不類官聞之抵僧法死商人子繫自若也鄉有僧

新徙莫知所自來與鄉一人相狎也其人自城歸爲言  
某僧事僧失已既而啼曰若多殺人天不若行余平生  
所殺一人耳其人詰之曰婦人也吾利其金殺之而投  
其元於井鄉人告商商擒僧至於胥非去某氏居僅  
尋丈焉一索獲元刀在側並獲之某氏熟視而啼曰是  
矣牽僧過市鳴諸官市人猶識之皆曰此曩時苦行募  
緣僧也每夜擊鐸徧於路寒暑不以輟官具論如例斬  
僧釋商人于



許魁傳

徐岳季方

許魁賊魁也能日行五百里有膂力充守門卒陰挾轅門石獅子左右易人見獅向相背以爲怪夜又復其位益以爲怪白之帥帥令人伺之見魁所爲嘉其勇錄入營伍時夜出數百里外行劫人莫知之又善泅水一二日擒水族巨物以出嘗人賊巢探聽一旦爲賊所覺拷掠備毒傷一足守者偶懈逃歸雖跛能履然善走減半矣夜猶獨出百里外爲盜四方失事者咸以跛告兵番疑之帥亦疑之搜其家蕭然嚴鞠之皆伏究其賊散爲

青樓纏頭費矣。欲置之法。會帥將勦川。正需輕足善走。伏水探山之技。仍貸之。後隨入川。屢立功。終以足跛。身識遇賊而死。或曰。爲虎所啖云。

么兒王喜子合傳

徐岳季方

武將某畜羊成羣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命老僕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羊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賠補明日又失一羊老僕怒鞭之么兒憤甚驅羊出潛匿伺動靜忽腥風遠撲見虎攫一羊甚猛么兒躡虎舉其尾處不得脫折坐么兒於下么兒以手搗虎背大吼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搗其膊襖破膚裂主人獎其勇給以酒肉後被傷左手僅舉百斤右手可舉三百餘斤旋拔爲干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

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  
虎於圍中突出。嚙喜子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踔  
數丈。喜子抱其項。愈固。虎力困。喜子拳斃之。命四人。曳  
不動。重五百餘斤。喜子神色自若。猶御虎所傷乘馬。鞍  
轡而歸。夫履虎尾。騎虎背。事至危也。么兒創虎。喜子斃  
虎。皆以徒手取勝。擬之卞莊馮婦之勇。何讓焉。

秘亭上人傳

沈德潛 稿士

婁門感勝寺有千餘年。僧久枯。裴母如龍虎狀。姿獨秀。一枝青青垂二百年。有上人處其下。以柏名。望人。即以柏室稱之。受戒於靈隱。諦暉和尚。掌書記。既辭歸。曰。隨處可証禪。不獨浙西有佛也。迎養母氏。粗衣糲食。得其歡心。喜儒書。能誦離騷。文選。庾子山集。吟詩簡淡。有法。詩友三五人。時往來柏室。劇刃往復。每至上人。爲具齋鉢。遇朋舊。闕夫輒規諫。不能從。或面赤。不顧。忘已爲世外人。四十餘。慕五臺之勝。攜杖履。單持。走山河。兩戒。往



返六千餘里。詩學益進。歸鍵戶。閱經。或勸著述。語錄上  
人笑曰。非吾事也。予觀古今立言之士。斷斷矻矻於聖  
賢君臣父子之道。禮樂刑政治忽之。大端皆搜討蠶簡  
疲精竭神而爲之。然流散湮滅存者。千伯之一。况虛無  
濔泊如吾。浮屠氏言乎。卒不著一語。主歸靈隱寺。思攝  
一閣爲吟詠警睡之所。不果。逾二十年成之。閣名幻雲。  
藏書千餘卷。及古法書名畫。閱半朝夕。灑掃至無可所。  
暇嘗爲鐫塵俗人弗能悉也。年五十一。暴疾死。有哭之  
慟者。遺柏堂詩二卷。上人名岑。字曉初。又字樾亭。俗

米姓予與爲詩友卽劇乃往復中一人也上人死今古  
粧仍書書云

易求車述記

卷八

奇女子傳

吳陳琰 寶崖

豐城楊氏女歸李某爲婦有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  
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王故有妻婦曲意事之  
甚見暱生一子未幾王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  
故夫本富室嘗播越時會以金珠潛壅密室今夫死妾  
勢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富矣但妾手自藏非妾行不  
可必得起去往還且數月此呱呱者煩代撫之妻大喜  
乃擇日釋笄薙辮緜袴腰弓刀從爾健兒躍馬而南渡  
章江去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醇酒飲爾健兒皆醉潛起

駢戮之。馳騎至里以馬策過家門大呼。夫從牖隙矚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老成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啟。欵馬中堂。踞坐。索故夫聲甚厲。里老促夫出。夫偃。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側目微蹙。惘然失措。婦嘆曰。真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卽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親隣皆來賀。事聞。邑令給牒。獎許曰。奇女子。

克勒馬傳

汪琬堯峯

和碩禮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八  
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  
甲然翹駿倍常識者以爲是龍種也平時授鞍輿人立  
前是在軍中聞鼓聲則奮迅欲出惟臣人命王甚愛  
之數乘以攻討無不如意常至安平是馬適病蹄自跑  
上出泉洗其創而癒於是軍中日泉爲聖水云順治五  
年冬王薨馬聞哭聲蹠蹠哀鳴不已國人煮豆粟飲  
之不食飲草然後食未幾馬遂斃其謹按禮王乃大

宗之第一子。而今上之伯父也。自國家初業以來。

王於諸皇子中齒號最長。凡討夜黑烏拉灰。爬魚皮。諸部未嘗不在行間。每出入萬眾之中。被敵陷險。禽生。斬。王之功必最。而得是馬之力。亦不爲少也。嗚呼。天造我國家。既生王爲宗室偉人。又生是馬以備。

王佐命馳驅之需。豈偶然哉。昔唐太宗有六馬。嘗繪之爲圖。而嗣後遂刻石昭陵之下。後世好事之家。乃有搨其蹟以相傳玩者。惜乎當王之時。未暇爲是馬繪圖。而至於今日。亦未有善畫之士。爲能追寫其形容而傳。

之後世者也不知某之文猶足以代畫否姑述其所聞云爾





紀狗

宋 和介三

石門有客幕於徽歸舟擊其狗舟行至淳之茶園失其  
狗於岸而茶園者灘名也舟開岸如機送客岸望之  
狗舟吠之俄而望絕淳距杭五百里客至杭十日絕念  
狗矣一日江干送客遙見一狗如其狗躡而來僕曰我  
狗也客曰狗安有五百里來者而又適期我於是日也  
至則果其狗

海才車述記

卷八

三

天多老人墓石志

全祖望 紹衣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邴牧。浙之甯波府鄞縣人。太僕卿益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爲鄞第一。老人於推官瑤仲兄弟爲父行。國難時共從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爲。不受官。及推官兄弟娣姒六人仗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汐社。爲楊氏宗。老人最多學。讀書不徇古人成見。尤精考索。里中後輩遙望見老人曳杖來。輒雜還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潸潸汨汨。以爲異聞。先公嘗逆老人言。初年聞項仲昭誤抹艾干。

子文不自愧。反陷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青。妄以爲楊維斗。及行賂於嘉定伯。再入闈。求雪恥。而所得又爲陳名。夏輒思唾其面。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人碎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閻古古。勸史道鄰。清君側。然觀其所言。兵事尚不足望。幸幼安項背。卽用之。亦未必能扶危。彊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抑當是時。老人僮誦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不然。莫妄言。

蓋先公所聞於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藏此。然皆權史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頽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浙江水利。殊尤關於實用。顧早喪其子文麟。有孫如童。烏年十四而殤。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盡焚。借其老妻。獨創烈燄中。勵免。莫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尚不衰。常言。苟得魯滕之地。衣食粗足。自贖。平生著述。尚可一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爲如願。欣然而往。旣適館。設樂筵於絳帳。含杯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如此。

遂無片詞隻字存於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亦有見於此而豫裁之耶。謝景淵之殉葬幸免生前而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可解者。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葬於某鄉某原。今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爲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也。其銘曰。世所希天所多。書可蕪銘不磨。

書徐五事

王應奎 東淑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賃縣倉前小屋以居。日爲人擔粟輸倉。得其直。度供一日之用。卽止。閉戶讀書。好爲詩。不求知於人。自署其門曰。目慚不識丁。門愧無題午。時曹能始先生以詩文名海內。罷官家居。過其門。異之。因入與語。竟曰。出其詩。稱賞之。於是鄉中人。乃稍稍物色之。文酒之會。輒與焉。而五擔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遣所知謂五曰。君士人荷擔太自苦。吾有田庄。曷爲我清理。計其直。可以自養。且可以爲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



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聞士詘於知己而伸於知己。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越石之所以謝晏子也。吾不敢復見曹先生矣。先生愧謝之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五竊往觀之。曰。此非有爲之主也。吾不知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五名閩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金以兩千酬漂母。鞭笞六百報平王。其豪邁皆類此。

亳州女子傳

徐 卓 荀 屬

康熙間亳州有女子本北人幼隨父母避仇來亳賣腐  
十餘年積貲二百金女長有姿隣里欲聘之父母計親  
戚墳墓咸在北且日久仇盡盡北歸嫁女乃僦裝雇二  
驢與母女乘而父徒行以從纔二十里見弓刀兩騎來  
突挾女子上馬疾馳不顧父母追奔數里哀號乞女騎  
弗許父母曰吾有五十金願贖女弗許三請罄其二  
百金驢取金仍挾女去父母號呼不捨騎拔刀並殺之  
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

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器。女伺守者稍怠，躍入井中。守者猝無計，取汲器者至，乃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縋繩引救女之人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首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並墜井。女乃跨其馬奔高樓家，訴其故。村人齊赴視井，果有二人。其一折頸死矣。眾引其一出，女拔刀斷其首，橐金咸在。報之州守，守爲驗實，大奇之。曰：汝父母盡沒，隻身歸北，誰與汝主者？吾嫁汝可乎？女頓首泣謝，乃迎入署，擇所拔諸。

生某厚給以嫁之

述記卷八終

敏求軒述記卷九

丹徒陳世箴後林輯

記明劉少保軼事

張庚 海山

明少保劉綎字省吾以都督家居時有賊竊發甯州勢甚張巡撫遣縣令都守請救于少保辭以疾復命藩臬往請堅辭皆大怒遣醫驗之詐則糾參之醫往則奄奄牀褥也眾惶急策無出未幾忽報劉將軍破賊歸矣眾大駭謂將軍出吾屬固不能知亦何施此狡獪爲曰賊爲陳友諒之裔蓄謀數傳以俟釁今發勢不易遏若知

每以車過

某往必大

每公會坐

少保字呼

社集必邀

往往發興

其而雖奇

風然少保

十步許

奩具豐盛

取輓甲披之率四婢揮刀出殺賊賊不能支遁去按明  
史列少保平緬平羅羅平朝鮮倭平播酋平猱功蓋詳  
而遺平甯州事以寇一發卽滅爲善未甚耳然其出奇  
之功大矣至若時俗鄙武里有達官緣與少保結婚至  
削籍明之不振有由矣





楊方榮傳

鄒祇謨 程村

楊方榮字東起。武進人。父某舉進士。至中丞家。多伎樂。率善歌舞。治園圃。亭池之屬。負城西北隅。爲里中冠。方榮少時。眉目如畫。善修容儀。於兄弟行第五。旣生而習知歌舞。凡吹簫擊鼓。鳴箏度曲。俱幼眇自喜。而顧好自爲文章。能學歌詩。獵傳記。雖善談笑。不爲嫚戲。甫弱冠。愈益都麗。凡里中狹邪。及能爲新聲者。一見方榮。惟恐不得當。願承清譙。窺園者。綦踵相接。方榮雖好之乎。久乃棄去。與里中諸文學。爲雅遊。每賓客大會。少長還集。

四方名賢無不願識方榮。令自索之。輒能得其處。方榮  
時默不應。則又皆以爲識。揚生恨。晚方榮交諸賢豪。屢  
有聲吳會間。凡曲直疎數。顧不肯引繩批根。而諸故舊  
負時名者。每過方榮。客主危坐。竟日擊鮮爲具。輒復莊  
飲。至與里中少年厚善者。游合座酒闌。或自彈琵琶爲  
壽。時傳粉作蒼鶻舞。再強之。則又深自秘匿。益爲端雅。  
人愈不識方榮。甲午歲省試罷歸。愈發憤。移所讀書至  
城東杜門。凡昔日狹遊所往還者。率謝絕。不爲通。曰。使  
吾讀書三載。卽不如古人。何至若妾庸人。徒逐若輩。以

爲豪耶。諸文學與方榮善者皆竊喜以爲楊生近聞道者。不半歲而方榮竟病死。時年二十有七。諸從遊者無不流涕以爲楊生死矣。



明死節四文學傳

沈德潛 瑯士

許琰字玉重吳縣人爲邑諸生自勵志節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破京師烈皇帝殉社稷問至諸生臨明倫堂琰衰杖擗踴盡哀已南都領監國詔而哀詔未頒又詔中無討賊意琰憤甚走訴大姓謀倡義舉兵無應者益憤自經於福濟院道士解救不死復沉於胥江時潞王奔吳將遁越泊胥江令人扶救之琰知爲潞王責以召南方義士合兵討賊王亂以他辭不應琰厲聲曰琰江左一秀才耳平日誦聖賢書尙知君父之讐不共戴

天王爲天子懿親入與天子共起居出分天子社稷之  
寄一旦國破君亡不思恢復何面目見二祖列宗耶王  
不憊瑗知王無復仇意因椎胸曰死耳躍入江鄰舟復  
救之昇至家家人日夕守不得死尋聞哀詔至卽庭中  
稽首號慟遂絕粒妻趙攜幼子泣勸之食飲以湯瑗自  
嚼其舌變血被面肢體自書崇禎聖上四字凡數處七  
日死時六月十三日同時死義有顧維寰後又有顧所  
受許王家

顧維寰字不傳長洲生。哭烈皇帝時諸生蛾集直指周

一敬謁文廟衣緋衣。鳴金呵殿。揚揚而來。諸生中有頽然而長者。爲張長瀾。與維寰前數。直指曰。此乾坤何等時。猶服此服。耶。指明倫額。示之褫其服。直指惶悚。然猶稱流寇爲西兵。維寰唾曰。逆賊逆天犯上。凡帶毛髮。含血氣者。皆欲食賊之肉。公稱如敵國。意何爲。直指不敢對。逡巡去。兩人歎曰。祖宗養士三百年。今高爵厚祿者如此。大事可知矣。是夜誤傳長瀾自經。維寰曰。我不可後。越五日。經於祖墓前古松樹下。維寰籍學宮時。係趙姓。故或傳趙維寰實一人。長瀾雖未死。然終其身亦不



厚志行

顧所受。字東吾。長洲生。與許玟善。聞玟死。往哭曰。公死矣。後死者其誰與歸。及南都擁立。君臣偷安。樹國者漁。聲色營苞苴。黨邪害正。所受居常憤憤。時噙背出血。明年。王師渡江。崩鉤。恐後所受。詣玟殯。告曰。受所以不死者。欲有所俟。以成公志也。今已矣。敢不從公。地下至學宮。拜先聖。訖。投殯池中。死。暴尸烈日中。色如生。勃勃餘怒氣。

許王家。字君聘。蘇州郡學生。國變後。隱居搖城。有吏趣

之出。封利劔一。示以期曰。不出則死。王家曰。死分也。吾固甘之。或勸王家謂君固明一諸生。未食天祿。胡遽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義。豈論仕不仕耶。吾讀孔子書。殺身成仁。求生害仁。已講之熟。公等勿復言。以父母屬妻。顧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矣。父母知志不可奪。含涕謂曰。汝行汝志。勿念我二人。王家肅衣冠再拜。赴湖水死。年三十有九。

沈子曰。申酉之際。諸生殉節者。許琰四人而外。金匱曰。王明灝。貴池曰。吳應箕。崑山曰。朱集璜。陶琰。宣城曰。麻

三衡。丹陽曰賀向峻。王介休。武進曰張龍文。吳福之。餘多姓名不傳者。微夫之數人者。未爲臣者也。顧皆得死所。而當時都顯榮。負大名者。晚節至不可問。豈莊生所云。金注者。殲耶。嗚呼。

游遊戎傳

蔡章琦附

藍鼎元 王霖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也。幼喪母。事父以孝聞。兄  
尚功任湖廣辰州守備。終廣東肇慶都司。崇功材力雄  
健。有遠志。操行不苟。年二十九。從蔡老虎鎮襄陽。老虎  
器之。拔右營把總。老虎亦漳浦人。名元。屢任總兵官。以  
善戰為敵所懼。故海內稱蔡老虎云。崇功既得官。益勵  
志節。歷千總。秩滿。遷福建長福營右軍守備。分防長樂  
縣。縣濱海。有磁灣。為賊艘出沒之區。崇功廉得其狀。以  
兵二百伏山峽塘要口。復率兵捕之。賊棄舟登岸。伏發

擒十七人獲其舟自是島鴻肅然癸巳夏長樂水災民艱食崇功憫焉躬之會城見巡撫覺羅滿保請發粟平糶許之卽遣往羅源轉粟回縣濟民食邑人始安滿保以爲能比遷閩浙總督卽以調補臺灣北路營守備訓練兵眾輯和其民人諸俗健鬪動輒挺刃相加歲旱爭水如臨大敵崇功親爲和解均水道競者以平協修學宮建無祀壇凡勤民事多此類諸羅之人深德之三載瓜期遷海壇鎮右營遊擊海壇故多盜崇功巡緝外洋遇賊舟窮追力戰擒賊陳阿尾等六十餘人滿保益器

之復題調臺灣水師左營遊擊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  
月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逼郡治崇功方巡哨北洋月  
之廿八日在笨港聞報以兵還赴安平次日則羣盜  
已大猖獗而文武守臣眷屬悉在舟中矣崇功曰官者  
兵民之望官眷登舟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急登岸赴  
敵其壻蔡章琦叩馬請一過家門區處眷屬崇功勵聲  
曰吾此身已許朝廷今日邊知有家哉躍馬麾眾竟  
去前後連戰殺賊甚多五月朔日黎明賊眾數萬戰於  
春牛埔總兵官歐陽凱失利及副將許雲皆戰死崇功

從容無懼色。突圍衝擊手。刃百十人。乘馬被創。遂死焉。  
時年六十。及臺平。朝廷贈秩廕子。以旌其忠。

蔡章琦。字又韓。游崇功子壻也。其先浙江餘姚人。隨父  
官湖廣之穀城。因家焉。援例充太學生。家中落。以康熙  
五十九年。攜孥渡海。就食崇功官舍。章琦爲人慷慨。有  
志節。能爲詩。崇功甚愛且敬之。朔日旣暮。聞崇功陣亡。  
喟然嘆曰。吾嘗讀聖賢書。今日可不死哉。遂赴海而死。  
玉霖論曰。游崇功。歷官三十餘載。未嘗營一畝之田。數  
椽之屋。以武職而勤民事。所至有能名。是不必待沙場。

馬革之日。早知巍然志節丈夫矣。蔡章琦太學諸生。蹈海成仁。洵無忝游家學也。同時北路叅將羅萬倉戰死。有妾蔣氏投繯完貞。盛德化神之世。士女皆知忠義立志節。豈不偉歟。余欲爲羅蔣立傳。不能悉其家世里居。及生平事蹟。尙闕有待。



明末輯述

卷九

十

羅烈婦傳

宋 和 介三

烈婦李者揚州羅仁美繼室也。羅之先歎人婦爲人孝。慈婉婉。剛決明於義。前室有一子一女。如已出。乙酉。王師克揚州。一城如崩。婦大呼其夫而計之曰。坐死不。如生逃。婦人義當死。不可逃。逃有顧。不能奮我死。君無顧也。逃多人。則力不任。君之力。唯可負一母。挈一子。計決曳薪滿堂。率十二人登樓。焚死十二人者。皆女口也。如曰。劉姨曰。梅曰。李女宦姑婢。菊花餘石。可考當其率。諸姨如而登樓也。其子哭隨之火。作猶持母哭不下樓。

年六歲也。而婦所出一女。在懷唯一歲。且懷有身。火將樓。乃擲出其子。鍵戶。樓火。其夫負母挈子至外戶。聞樓板。蹋然如亂鳴鼓。火大作。聲絕望。哭之。隕涕。逃有一大狗。隨之家所畜也。俄一卒力砍之。障以手。斷二指。狗突出。咋。卒。鬪。狗人乘間走出。城人墮失。母與子踉蹌求之。迷道。遇老人導至雷塘。復逢母與子。亂平歸。歸而家既火也。十三人之骨。則墳然成一燼。如膠結不可解。豈火迫而人相避。人相擁。人相促。故一燼乎。唯一股未燼。則菊花股也。初婦率諸姨姒登樓。獨菊花於樓下。火樓

火乃登菊花死。稱後十二人。以是知爲菊花股。菊花亦烈矣。所焚居在新城廣儲門內樊家園。乃聚燼爲一墳。葬之。墳在城北西華門外。隋舊門也。仁美以狗得聞。走。葬之。顧其後。見狗來如逐。走後畜於家八年。死亦墳之。宋子曰。羅之門以一婦之烈。而十二人皆不辱矣。夫爲婦之綱。婦死則夫不死。可謂死綱常矣。婢雖微。知死不避。以殉其主。則其義有甚大。狗又微於婢。而能知義。則亦較婢而不微。嗚呼。豈非婦之烈。有以大之哉。

影求車迹記

卷一

汪孝子傳

馬榮祖力本

汪孝子龍歙縣人祖客死蘇柩頓儻舍父之鳳蘄往迎溺采石當是時龍六歲哀慟如成人母偕祖母止一室龍日夕侍無違禮比稍長詳祖柩頓寄狀大慟拜祖母與母立起如蘇會撫軍禁淹柩令無主者趣焚之龍編索柩無知者復大慟自分柩已焚矣歸邸面鏡坐偶繙卷帙行間忽忽現遜寸字二曰以京以京者龍祖名也龍驚起諦視字輒隱已而忽忽復現悟曰神其以銘旌兆乎復往訪遇灌園叟告曰是役吾所隸也略悉徙柩

顛末龍偕叟往諸頓柩縱橫錯置陰風颯颯射毛髮在  
盡猶昏秉燭上下不可得復匝諸室柩左右前後視又  
側卧地仰視卒不可得最後一室叢柩紛如抵距撐拄  
中拂塵睨視斜隱露漆字七幾漫滅矣再三諦審祖名  
良是撫柩痛絕絕而蘇當是時限叢柩不可出議毀牆  
條雷雨大作墻外崩柩出見者以爲孝感也龍謝叟奉  
柩還邑養祖母母終其身方龍之奉母以居也一夕疽  
發于背委頓甚秘勿使母知入侍談笑揚揚如平常漏  
再下告退出寢門輒仆地舁牀側卧始徐徐呻吟旦醫

至割腐肉以藥裹瘡口。復徐步整冠入侍。越數旬而始復。母竟不知時。年六十三。後五年卒。康熙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





申甫傳

汪琬堯峰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繫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狸至。狸欲取鼠，亦訖不能入。狸鼠相拒，酋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入轍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尙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明天啓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放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啓

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畱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川。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川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入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常不見聽信。愍帝卽位。大清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盡閉。於是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材。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

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率不能辨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起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畧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畧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

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大清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常熟錢尚書受之。嘗評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駸鳥合之士。以臨強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叙甫事。得

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書貞烈王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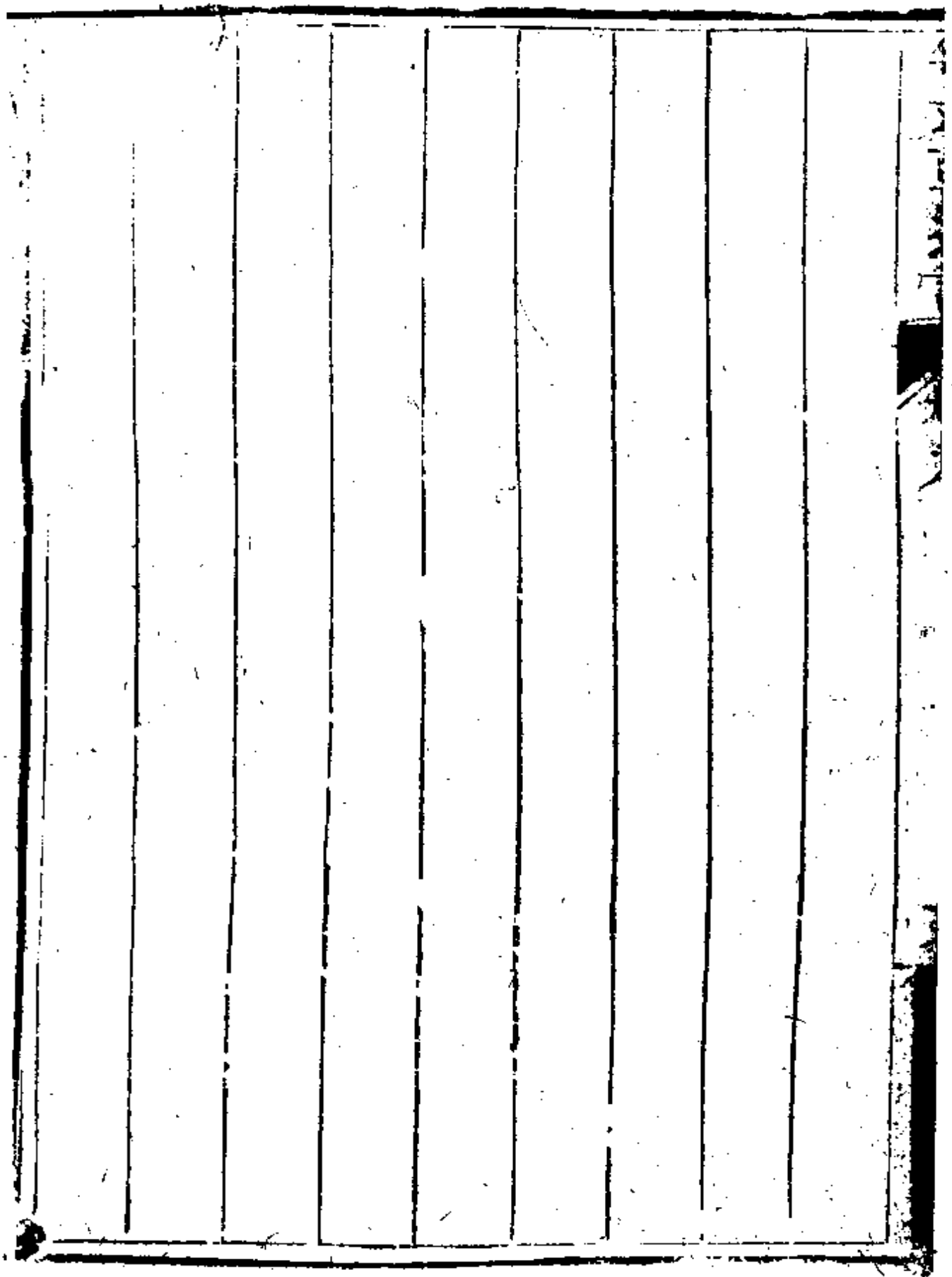
李斗艾塘

鞋工郭宗富娶妻王氏美而賢里中少年儲淳羨之以金啗其鄰孫嫗嫗爲之謀勸郭貸儲家金白開鋪郭謀之妻王曰此惡少年不可貸也郭遂謝嫗越數日嫗牽衣入室值儲在嫗曰儲君念爾貧願以金借爾郭甫謝而儲銀已出懷袖納入郭懷共飲而散郭歸語于王王曰物各有主何其易也易則恐其變生奸人叵測我慮滋甚郭猶豫未決及早儲候于門攜之出爲營廩舍肆遂成一日儲伺王入竈間猝入戶以手拍其肩曰飯熟



否。王回顧見儲大呼殺人。嫗入謂王曰：儲相公手無寸鐵，何云殺人？且爾家貸他銀無筆券，正爲爾今日之事。事已成，爾焉逃？王改容曰：適殺人之語，戲也。以好語緩之，乘間猝出戶呼救。鄰人夏子筠聞而來，儲遂逸去。及郭歸，王以實告。郭曰：貸人者受制于人，忍之可也。詣朝。郭出，王忿恚，閉戶自縊死。郭歸殮之，而未聞之於婦家也。王父名鵬飛，爲金壇縣，卓隸貧甚。越二年渡江，視女至，則死矣。問之鄰婦，孫嫗嫗曰：是郭歐死，復問之夏，夏不言。遂訴之官，呈結請檢。時盛暑，甘泉署令王公驗報。

勒傷。郭將伏法。值原令龔公回縣。復讞其事。以郭罪無可辨。而夏言含糊。因細鞫子筠。子筠畏事不吐。越二日。天雨。忽雷霆擊孫姬於縣之西街客舍中。公曰。寃將申矣。乃刑夾子筠。儲事遂敗。申請復檢得縊傷。寘儲極刑。詳求題旌祀之於貞烈祠。遂移葬于五烈墓側。



書身本事

徐 昆 后山

身本浙江杭人。因不知身所自出。故以身爲姓。而名本。博雅工詩。善繪事。畫龍尤奇。其染雲非一年。不可。李公衛爲浙閩總督時。招之不見。以大案入其名。械至閩。李公問曰。先生亦至此乎。來何晚。遂開釋。款禮之。閱一載。爲畫一龍焉。生平止畫五龍。家傳二。入閩時。司獄某待之善。贈一。有陝西富平董清江名志敬者。遊其門下。得一。清江好遊山水。高雅絕俗。工詩。亦善繪。每遊必以身公龍自隨。一日至長安。長安有高手某者。邀至家。看其

得意之筆。累看皆無可否。最後出所畫龍。董視之。亦不言。某嗔曰。此龍亦不當意耶。董曰。君之龍。葉公龍也。吾存身本先生所畫。龍乃真龍。今在行篋。然吾迫欲行。公亦不能久視。烹茶一大甌。懸軸待吾飲盡。卽卷之而去矣。遂令釘畫釘。開篋。展未半。同座者驚。某大叫。贊不容口。董持茶盃。謂之曰。公之龍。其身匾身之龍。其身圓。始欲飛去矣。茶畢。遂卷之而去。某若有所失。

偃師楊烈女傳

張九鉞 度西

偃師女楊氏。父爲縣廐卒。母與兄皆歿。依嫠嫂以居。字李恒子。嫁有日矣。一日大雪。嫂歸甯。遺女獨居。隣屠蕭諒兇暴無行。素豔女色。闌知嫂出。挾刀踰牆。排闥入。女坐燈下。罵曰。汝何人。敢夤夜入吾家。屠出刀。恐之。掣其衣。女左手半持衣帶。而以右手奪屠刀。叫罵益厲。屠知不可犯。人憤。以刀斷其頭。并截右手五指。身仰地。霍霍躍。屠懼。越牆去。父眠廐中。忽聞窗外女聲。連呼蕭諒。殺我。大駭。起城門。久扃。父歸。踰城壕。深積雪。不敢躍。若有

擁之下弗苦。抵室女屍橫室中。頭及五指在地。左手猶  
牢持衣帶。不可解。號諸隣。逐雪中血跡入屠家。得血衣  
及刀。羣繫屠。訴於縣官。至。驗視女。左手衣帶。乃解。鞠屠  
屠作女言。盡吐狀。下獄中。獄未上。屠俟守懈。雉經死。官  
竟從吏言。寢其事。女葬。是兒頭。洛水流。經墓前。每旋轉  
作悲咽聲。四十餘年矣。會

天子登極

詔直省大吏。搜遺行。襄城李緝者。以明經任縣訓導。廉  
知女烈。欲上其事。商諸令。令以伊父死無實証。且年久

執不可緝。憤怒自臚。女死狀。懷牒赴大梁。訴河東制府。白公鍾山。公憐而避之。具疏入

告。

天子特命旌其閭。入祀節孝祠。主入祠。日鄉人旌幟鼓樂。聚而送者。千人。祠臨市衢。數年後。有醉者衝戶入。仰卧地下。恍惚見羣婦女。皆冠帔。肅然起叱逐之。有一女厲聲曰。吾堤兒頭楊大姑也。醉者驚覺。急奔出祠。顛踣至家。發狂疾。鄉人醢牲醴詣祠。爲連連叩書乞。貴罪久之。迺蘇。



張九鉞曰烈女雪夜倉卒拒暴斷首截指以殉節勇矣哉抑何慘且酷也死後入廐呼父護父躍壕立擒暴赴官有勃勃不可遏之勢卽令英魂親見暴之屍衢竿木猶不足雪憤迺暴旣逋誅女之烈事鬱鬱四十年然後表著於天下何歟向微

聖天子闡揚幽隱李司訓勇於從義亦終與草木同腐風露漸滅焉耳悲夫聞司訓獨爲烈女請旌時與邑令爭詎於庭嗟呼誰司風化之權者或寢其獄於前或格其事於後何秉彝好德之性與人殊也今烈女靈爽震

赫東都。司訓之名。藉以不朽。彼見義不爲者。非獨曠官  
直庸愚人耳。其名何足污吾筆哉。



釋大涵傳

黃之雋 石牧

釋大涵號喫雪子。既而合雁宕黃山以自號曰雁黃雁黃之號著而喫雪隱俗姓潘蘇州吳江人也。九歲時年。饑父母曰我不能活汝於是出爲沙彌就食。既長入靈巖事月函爲弟子。月函善詩繼起禪師首座也。當是時晉撫大吏皆崇佛。凡大師率眾弟子所至輒張具供行李繼起從其徒四十人遊南嶽。大涵與焉。繼起歸而南嶽之師獨器大涵。留之大涵居南嶽漸有名。其徒媚之。謔於師謀折其足。大涵覺乘夜亡。夜雪深一尺。至明僅

走數里。僵卧雪中。煦氣自溫。復強起。匍匐行。饑則搏雪食之。其號喫雪。以此抵麓某蘭若。相識僧憐而留之。南嶽亦以大雪不能追。故大涵得從容自楚歸靈巖寺。大涵時已學爲詩。未工。而精於禪。遂參師於溫之雁宕山。時聞寇入溫。縱殘殺。顧亦崇佛。婦女避居佛寺。孩穉繼名於僧者。輒勿殺。大涵左右手抱。又襁負及牽衣裾而行。所全活甚眾。聞徽之黃山勝地也。往遊焉。得所謂軒轅臺者。居之。古屋三間。中堂東厨。西臥室。峰巒廻環。最勝。一侍者棄去。獨畊。自食其力。釋耒。則與麓之叢林釋。

談禪大涵之耕黃山也土堅斲之有聲忽聞半空有答  
響者仰視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築土登登登伐木丁丁  
丁遂大悟詩從此進後以語人人曰何乃竊詩經語大  
涵實未誦詩索觀之笑曰彼登二字實不如三字肖也  
有富人某者一見大涵禮敬之欲就臺爲菴預輸銅鑄  
佛像以次設鐘磬鐃鐸有汪某與其鄰來某者窮無賴  
歲除乃相約夜上軒轅臺盜銅謂大涵獨處可制而是  
日叢林釋遣僮來餽歲日暮止僮厨舍宿大涵夜卧一  
盜攬其衾覺而起則挺擊其右臂折方急聞厨舍中大

聲曰爾來來十。十死百。百死擊大涵者。遽驚逸。則僮持炬至榻前。手皆血。曰我擊殺一盜矣。掖大涵起往視之。駭曰此來某也。嘗備耕識之。於是大涵焚香誦往生咒。畢偕僮奔叢林。明日叢林釋呼眾。昇盜尸掩之。負擔鐘磬歸。遂畱大涵而虛其臺。是夕也。大涵不死。盜以僮力也。而僮猶童年。又病羸無力。大涵云當僮之持炬至也。恍惚如見玉真君。真君者黃山相對之九華山神也。其鬚髮面皆赤。豈僮之手血被面耶。而人以是神。大涵謂其道力所致。明年春雷擊汪某廬。燹其右臂不死。乃以

繩絡臂。先是大涵右臂折。亦以繩絡臂。人謂雷報復益。  
神大涵叢林釋者。故住持海甯安國寺。既居黃山麓。善  
大涵久之。亦頗媚大涵。曾海甯人欲迎釋歸安國寺。從  
沈翰林宗敬入黃山。趣之。釋不肯歸。而盛稱大涵道力。  
宗敬遂迎大涵。主安國寺。久之。陳詹事元龍假歸里。善  
大涵。

上南巡。名浮屠爭自獻其能。以覲。御題詹事數勸大  
涵出。勿聽。及以吏部侍郎巡撫廣西。書招之。大涵遂遊  
粵。泛灘江。適羊城。縱觀羅浮。歸至肇慶。微疾。說偈而逝。



年六十七。僧臘五十九。撫軍葬之桂林棲霞山。而銘其塔。大涵長身魁梧。食兼人。不飲酒。其學禪一詩二。亦能畫老松怪石。輕財好施。子檀越。餽遺隨手。散饑寒者。以爲常。所居必設像。以祀其父母。歲時不廢。所著語錄。未刻詩已刻者。黃山草十二卷。西湖草二卷。補陀南叅集二卷。彈指集一卷。桂羅壯遊集四卷。鹽官剩草一卷。黃子曰。子嘗問雁黃曰。何不有弟子。雁黃曰。無足爲吾弟子者也。吾視天下。穎悟可爲吾弟子者。唯君耳。盍從吾學。佛子不應。乃與子論詩。其適粵也。予偕行。日倡和。

其桂羅集則予選而序之者也。時兒子元度在側。雁黃書子字示之曰：予爲人子，知子字之象乎？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則子俱亡則了矣。是以孝子愛日，又曰：篆文。邑字象如蛇，故君子遠邑，嗚呼！考雁黃行事議論，儒也。故不有其弟子，又以不能爲人子，故終身所至必攜負米圖自隨，是豈學佛哉！



鹿將軍傳

徐卓菊牖

穎州鎮撫舍人鹿剛生子鸚雄健有力。運刃重六十斤。怒激氣發。筋露髮豎。骨節有聲。身長。目微斜。左手最捷。與人撲多。以左勝。嘗擲都司門前石獅子於井。數十人取之不起。鸚雙手引出之。與劉鳳爲友。鳳謹厚。翳晦不以力加人。鸚毆人。鳳每解之。一日毆人。鳳論不應。鳳掣其肘。及歸。覘肘上五指印。皆青色。鳳之力更異甚也。鸚後以殺流賊功。朝議授錦衣百戶。世襲。而適鸚。踢死郵媪。官司求之急。其兄恐禍及族也。醉而溺諸河。遂死。命

不敢應事。遂寢。鸚鵡後顯靈山中。今土人所祀鹿將軍廟。猶赫云。

黃嫗自焚記

韓 騏 其武

余交蕉亭年甫十五六。至木瀆。必主蕉亭家。論詩。至夜分。嫗時年五十上下。輒抱官立窗扉外竊聽。官者卽今卧子茂才小字也。余始疑其爲乳婦。詢之。知其家老婢少侍蕉亭。尊甫慶源丈。丈卒時。嫗年二十餘。無所出。母夫人令改適。不從。執役不少倦。性愛小兒女。汲爨外。必提抱以爲樂。兒啼入嫗手。輒止。自晨至暮。喃喃誦佛號。不去口。一歲中。齋期常過半。漸老。目昏。蕉亭亦不煩以事。惟誦佛抱兒。適其意而已。乾隆三年二月二日。日方

暮抱茂才仲子嬉。旣而授其母。返身還坐處。誦佛聲遽止。詢蕉亭父。子安在。答以他往。曰。然則何如。茂才室徐忍。心動。亟趨視。見一星火。著裙下。撲滅之。無何。火從裙中出。又滅之。復從胸次出。燄方熾。家人共撲之。愈撲愈熾。火息。嫗端坐不動。候其氣已絕矣。惟頭面焦燥。而肢體如故。衣裙少損。積薪在其後。無一燎者。火碧色。不與常燄同。嫗時年七十八。夫人至。焚死。禍亦酷矣。與其永年而禍酷。曷若滅筭令終之爲愈乎。况嫗生平所歷。余所目擊。方將欽其節義。而哀其孤苦。意謂天之報善。終

當何如而今竟若此。昭昭之理。果安在乎。抑豈徇愆未  
盡。雖有苦節。不足滿滌乎。蕉亭言及此。輒涕淚悲泣。愧  
恨奉嫗之不謹。然居積薪之旁。身焚而薪不燼。是又不  
可解者矣。或曰。釋氏每自焚。嫗之苦行深。故發三昧真  
火。以示寂。余素不事佛。姑置之。





馬言

檀萃黔齋

康熙中黔卒俞賢所乘馬齒六十老甚而壯如故以問賢則曰馬之有也父若兒習之經數百戰矣至賢身而馬獨存日秣豆糜三升酒漿五合雖有生芻弗顧以登山如入康莊高下疾徐東西南北語而輒應無不如意羈絡不加箠策勿用一夕病且嘶且顧言蹄創甚因療之陳薦於地徐徐坦腹卧其上欠呻者再嗚嗚作痛聲療左蹄予左療右蹄予右後亦如之如是三日病已而後起立於櫪側天垣之戰履層崖逐虎狼瘴毒糧絕羣

馬皆兩而吾馬壯如故。雖一歲之駒，七尺之騾，豈能及之哉。

述記卷九終

敏求軒述記卷十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餘姚兩孝子萬里尋親記

翁廣平 海琛

萬里尋親記者為我族叔祖楫山蓼野兄弟尋父作也

楫山

施毓師列傳作接三

諱運槐字陟山蓼

一作綠

野諱運標字晉

公

餘姚志作尚工

世居浙東餘姚縣父大環公諱瀛邑諸生篤

於學性靜神迴終日冥坐遇山水勝處翛然有出塵之  
想其著作皆發揮理學不雜二氏鄉里以醇儒稱之初  
大環公內兄鄔君受粵西恭城令將之官以田質大環

公之族人嫌其瘠必得大環公田乃可公慨然易券付  
之歲輸息三百斛康熙庚午辛未間邑大飢族人權子  
母甚急大環公苦無以應力促之粵西不欲往卽疑公  
之有遺行也不得已而啟行焉沿途吟咏扣舷而歌壬  
申十一月初五日舟經湖南永州祁陽縣之新塘站入  
夜忽失所在同舟者爲恭城令君子鳴之有司大索五  
日不獲卽遣人馳報其家大環公配鄔夫人聞知卽嚙  
指出血絕而復甦仰天歎曰已矣夫子已詔我矣夫子  
初不欲行臨行呼鐙舉帷顧二子二子方熟寢又迴顧

之太息揮淚而出。送之門。屬曰。勿復念我。二子成立。責在君。由今釋之。皆不祥語也。乃遣老僕之粵西。癸酉。恭城令卒於官。令君子扶喪。挈所遺老僕同歸。途經新塘。詰爲泊舟。榜大環公狀。魏營里居。姓氏與相失。日月訪數日不得。老僕還報。鄔夫人。夫人又慟絕。復甦曰。而今誠已矣。於是具大環公所遺衣冠。設位成服。朝夕哭奠。卜兆於關壯繆神前。得籤詞曰。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誰知意外得生還。三卜而三兆焉。奇之時。楫山年八歲。蓼野年三歲。夫人旣

三得兆有生還之語。乃日抱蓼野以啼於庭。曰。兒他日能尋父歸來乎。頷之。夫人乃喜。逾三年。齋恨以歿。彌留時呼其二女。指二子而言曰。我不卽捐軀於壬申。聞報後者。自望二子成立。將挈而親跡。諸衛承或者生不同室。死猶同穴。而今已矣。子女四人泣而受命。嗣是二子時相抱痛哭。若不欲生者。又徧訪昔之同往粵西者。終無指實其伯姊。則猶記大環公舟次新塘站一詩。其末句云。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鐙。遂相與曲體其辭。謂寒江夜泊。尙在伊吾。疑非登岸之候。及詢歸自

恭城之再訪其地者。則又并其地名而忘之。二子乃痛  
極曰。我兄弟二人。竟不如曹氏一媵耶。丁丑。梓山年十  
三歲矣。攜一老僕。往粵西。至柳州。主僕皆病。未幾僕死。  
獨攜襖被。涉湘江之楚瀨。死於驚濤駭浪。間悲憂鬱結。  
日夕呼號。逆旅中適其鄉人。有商於楚者。挈之歸。其伯  
姊迎而哭曰。是役也。固母志也。雖然。母所望於而兄弟  
者。止若斯耶。而忘母之述。父出門之言。耶。而忘母彌留  
之言。耶。兩大人之所望者。冀而兄弟成立也。今而兄弟  
果成立。耶。不體兩大人之志。而以幼稚之身。踣仆萬里。



之外。斬先人之祀而終無益於纖毫兩。大人能無怨恫於地下耶。於是二子皆泣而受戒。不敢輕出。當是時。大環公遺產既盡。不能自存。楫山備於藥店。蓼野爲叔某。嗣子後。叔連舉二子。視蓼野爲贅。楫山向叔乞蓼野歸。問所願。蓼野曰。願讀書。楫山曰。汝誠有志。修脯衣食。我與爾嫂任之。遂乃發憤從師。砥礪文行。鄉里咸曰。大環先生有子矣。幼孤而克自樹立。其後必大也。蓼野年十九。讀書於鄉。將應府試。爲水滌所格。楫山編屣爲筏。親渡之。歸及試。名列第一。遂補弟子員。越三年。攜一健僕。

赴楚訪之。寂然。旋入粵。路經川中。陟峻嶺。僕色變。挾利刃以避。急趨避。僕失足墮深澗。死乃擔囊獨行。乞食途中。備嘗艱苦。無所遇。復自楚返。時楫山以勤苦節儉。買田百畝。資蓼野膏火。雍正改元歲癸卯。蓼野成進士。回籍而楫山已舉一子。兄若弟。且喜且悲。商所以蹤跡父者。乃刺臂血書疏數百言。復卜於關壯繆神前。仍得生還之兆。曰。神豈終誑我哉。誓尋父不得。則不返。乃謀寄其帑於兩姊氏。適海水泛溢。田廬汨巨浸中。蹙然曰。姊家方困於歲。奈何。遂不果。甲辰冬。二子密自部署。拊擔

幽室試肩負之作遠行狀。雖家人弗令窺見。乙巳春二月。蓼野亦舉一子。才三日。二子飄然出門。無一人與知者。歲兩更。歷楚粵之境。且及於豫章之匡山鬼谷。灌莽叢菁。虎狼嗥吼。禽不顧險。匍匐萬山中。遇梵宮神宇。輒叩首哀祈。豫章人莫不感其孝而惜其無所遇也。其兩姊氏念二子久出不歸。遣僕於永州求之。而蓼野友人邵宏傑亦客於永。遇其僕。問狀。僕曰：不知也。聞諸飛雲渡道士曰翁氏兩孝子。一浮洞庭。一入衡山矣。丙午十一月。二子會於粵西全州之湘山寺。宏傑亟往省之。見

二子面鰓骨立。蹠芒履。裹糝糲。將復有所之。宏傑阻之。曰。二子誤矣。嘗讀大瓿先生著述。皆發明理學。不雜二氏。今必疑古。寺佛。鑑之句於黃冠。緇衣。內物色之。其視先生爲何如人。耶。且先生當日實絕筆於新塘站耳。事不求其原。卽僕僕道途。何益。不則徒敝其身。而涉於愚者之所爲也。盍製一小舟。以舟爲家。溯洄於衡永之交。爲清。爲磯。爲斷岸。爲支港。爲村。爲陽。爲城市。爲五達衢。旣已周。知道里之夷險。江河之曲折。閒就漁翁田父。野叟樵夫。詢之。又於煙消日出。月落烏啼之際。吟咏先生。

絕筆之詞。我知天地鬼神必將默佑而啟示之矣。於是  
二子然之。遂命匠氏庀材。明年丁未正月舟成。榜其櫂  
曰。浙東餘姚翁某兄弟尋父之舟。二子乘舟往返於衡  
永者。又半年餘。至八月杪泊江干白沙洲。二子望河號  
泣。有老人扶杖至江干曰。鄭海還者。詣二子而告之曰。  
孝子。爾欲生逢爾父。我不敢知。非然則瘞於洲者是也。  
二子愕然。詢其由。海還曰。我家居烏窩塘。去江干二十  
里。我弟曰海生。弟婦於壬申十一月初七日產子。海生  
往報其婦家。渡江溺而格於敗葦。得出焉。視葦中有僵

死者歸語我同往視之乃出僵者於岸表裹衣繪臙而  
暫因擇阜而瘞之感同難也恭城君命歸之物色爾父  
也我諱其槨而肖將往告里老泥之口榜未言失水求  
生人而指死者以應安得起墓中人而自白乎我懼爾  
兄弟之干其誼也我乃止海生聞之急趨之則物色者  
行遠矣自是歷三十餘年更無人道及其事者今海生  
已死我老矣聞孝子之訪諸道路也道路之人皆爲泣  
下我忍不以告耶昔出爾父體於岸之日去爾父泊新  
塘才二日海生所生子曰如升今現在不則我亦不能

記其日矣。二子因同至其家。問當時情事。而海生婦尙存。具言瘞埋時。拾得雜佩數事。今惟一鑰。與鑰囊存焉。二子亟請其鑰與囊。亟募善走者。齎以證伯姊。伯姊見之。痛曰。此我手刺奉父者也。當日鄔氏歸。我遺篋有鎖。而無鑰。以他物啟之。乃得新塘站之詩。越三月。善走者攜鎖還報。牝牡昭谷。二子由是始知其父之溺於新塘站。而葬於白沙洲也。不有海還之告。終天之恨。何自釋乎。籤詞所云。意外得生還者。以海生海還之名合之也。神之示兆亦巧矣哉。二子乃謁縣令。欲遷父骨。返葬於

浙令憐之允所請。洲民環訴縣。謂洲向無人。今成鎮。鎮之成。墳之力也。不可以遷。令重違其意。謂二子曰。魂魄安於斯土。毋遷爲也。且鎮以墳成。春秋奉祀。儼若神明。亦何損於爾父哉。二子乃廬居三月。招魂扶柩而歸。後數年。楫山卒。蓼野謁選爲桐柏令。乃迎養嫂氏。兄子於署。事之如母子焉。旋移武陵。武陵去祁陽不百里。因於墓旁之河埠塘。建永思祠。買田若干。以供祭掃。令居民與鄭海還後人。世守之。祁陽令覺羅卓爾布立石記之。蓼野官終道州知州。有治行。詳湖南通志。名宦傳。夫二



子之孝行紀述者有邵宏傑鄔希文之尋親序記。裴殷  
王之白沙洲考。張璨之書尋父事。質直談耳。施毓暉之  
記事。李祖惠張庚之列傳。然往往有詳畧異同。處廣平  
因總括其詞。撰爲此篇。有以見二子之孝。實可感天地  
而泣鬼神。故瀕死於悍僕猛獸。驚濤駭浪之間。卒得保  
其軀。而知其葬所也。用敢詮次之。列於統宗譜後。不獨  
我同族所當奉爲模範也。并以告天下後世之凡爲人  
子者。

李氏三忠傳

謝階樹

向亭

李用楫字若濟。宜興人。年二十七。中崇禎十六年楊廷鑑榜進士。是年授廣東瓊州府推官。明年之官。未至。聞北部變。莊烈帝殉社稷于萬歲山。福王監國江甯。欲還已而痛哭曰。余受先皇帝命而之官。乃聞變而委之。是死先皇帝也。今社稷有主。則孰非王臣。若事不濟。吾之死所乃瓊州耳。遂行。是年五月南都失守。唐王卽位于閩。丙戌八月閩都又失守。十月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桂王之子永明王于梧州而立。

之以肇慶府爲行在所。詔以明年爲永曆元年。初用楫之至瓊也。未下車。卽廉得劉醫生爲奸利狀。杖而放諸境外。瓊州故多黎蠻。時國步孔棘。遷任乏人。卽以教官翁某署瓊山縣事。以貪酷激變爲黎。變所戕事。聞當事者議調兵勦之。用楫上言曰。國步方艱。舍大敵而勤小醜。非策也。不若撫之。以爲我用。于是命用楫往撫。用楫至。召諸黎諭告以禍福。且曰。今日之釁。雖罪在翁。知縣然豈若等所可殺乎。誰倡汝首難者。吾將罪之。餘不波及也。黎人泣且拜曰。公生死而肉骨也。用楫因諭之曰。

如肯爲國家致命者。且賞及汝矣。皆曰諾。事旣已。黎人勒碑洞口以頌其德。後有軍興之事。諸黎皆從焉。王以用楫爲堪大事。調肇慶府推官。行取擢御史。累遷吏科給事中。太常寺卿。旋奉命主試兩廣。所得皆知名士。又薦舉故吏陳公忠爲西甯典史。永厯建元以來。播遷靡定。用楫以科臣出入戎行。奔走行在。又奉命出使安南。宣諭朝廷德義。以結外援。戊子三月。安南入貢。用楫之力也。當是時。朝廷草創。政不統尊。邪正雜糅。各樹黨與。有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容。金堡者。皆楚人。時人

號爲五虎。而用楫與朱天麟。張孝起。吳貞毓。堵允錫。王化澄。萬翱。程源。郭之奇等。皆吳人。于是朝士以袁彭年等爲楚黨。用楫等爲吳黨。已而用楫與大學士吳貞毓。御史程源等。劾罷五虎。楚黨于是解散。孫可望者。故臣事張獻忠。獻忠死無所屬。于是陽以崇奉朝廷爲名。而陰以遂其挾天子令諸侯之意。時自雲南出據貴州。自稱秦。屢脅朝廷與封勅。內閣嚴起恒持不可。并却所貢物。欲斬使以聲其罪。公力爭曰。今日之事。豈能禁可望之不王乎。今度朝廷有能制可望死命者。斬之可也。

若不能制而又激之。是又樹一敵矣。不見張子房之懾漢王足乎。不如就而封之。使恩出自上。久之議始行。可望知之。乃遣其將賀九儀。賊殺嚴起恒等五人。而拜于用楫之門。用楫辭曰。吾爲朝廷計。非私可望也。何謝爲。適會肇高廉雷瓊羅巡撫李明忠卒。大學士吳貞毓奏用楫代之。擢兵部侍郎。巡撫五府一州。蓋永曆五年也。是時

大兵已破梅嶺。廣韶惠潮俱陷。國勢日促。用楫知事不可爲。乃寄家屬于西甯典史陳公忠所。而單騎赴官。六

年耿兵至。用楫力拒之。戰于合浦。未決。而總兵萬良告耿以虛實。夜。楫僅以身免。獨行至靈山。勞貞觀所得士也。謂之曰。事無可爲者。我。蕭衣冠。自沈于勞氏之園池。時年二。濱之。又一年。用楫弟未殉難。德慶。大半物故。不能得用楫消息。順治。宏遠始奉用楫母儲氏。用楫妻王。二年。用楫仲子焞與僕王川壽。間。

楫骸骨歸葬。至肇慶。問諸故吏。王之仰之仰。曰。順德鄺  
裔公門下士。且相厚。宜知之。問裔。裔曰。公蓋歿于靈山。  
勞氏之家矣。至靈山。然後貞觀爲言。用楫死節本末。而  
煇負其骨歸葬焉。當是時。家已被籍。極困。煇徒步往返。  
萬九千里。不避險阻。艱難卒得其父喪。以葬。故鄉人皆  
稱爲孝子。用楫弟來。

來字我貽。用楫同產弟。幼隨兄瓊州起家。選貢。以中書  
封藩廣西。永厯旣建。厯官監軍道。永厯七年七月。從李  
定國圍肇慶。殉難于德慶州。



頎字廷實。用楫族祖父。亦偕至廣東。由選貢。歷官江西道監察御史。時王受制于孫可望。大學士吳貞毓等謀。勅晉王李定國入衛。使員外郎林青陽賫敕行。頎與謀。事泄。皆死。初。永曆四年。王至梧州。五年正月。定南王孔友德破桂林。瞿式耜死。王恐。遂走南甯。九月。陳邦傳降于友德。南甯震恐。而孫可望得秦封。遂遣將迎王至安隆。恃功驕恣。多不法。王不堪之。聞李定國據廣西。且與可望有隙。憤謂內監張福祿。全爲國曰。何哉。秦王爲吾臣者。吾乃欲臣秦王而不得耳。如西府以兵至者。庸或

愈乎。時內外諸臣多可望耳目。惟大學士吳貞毓以吏部侍郎入內閣。夙懷義憤。福祿等告之。因約願與內翰蔣乾昌、李元開、給事中張鐫、御史胡士瑞、部郎徐極、楊鈺、趙賡、馬、蔡、縝、鄧允元、周允吉、朱議屢、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謀以馬吉翔與內監龐天壽素附孫可望。乃移天壽于外。而令馬吉翔赴南甯省。葉七年十一月。陰使林青陽召定國。許封晉王。申諭哀切。定國受詔感泣。事未發。有劉議新者自行營過南甯。爲吉翔言其狀。吉翔陰白可望。可望遣將要執林青陽于路。八年三月。可

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于是坐罪吳貞毓等十八人。張鎬、張福祿全爲國以首謀受極刑。貞毓以大臣賜自盡。願等皆斬。願死時年四十。其家人合葬于安隆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又二年定國奉前敕護王入雲南。乃追卹諸臣。建廟于馬場。勒碑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願族弟三岡。字玉華。邑諸生。通武畧。有匡世之志。宏光元年。歙縣凌駟以御史巡按河南。兼巡撫事。三岡居幕中。馳至歸德。會諸鎮兵。而鎮將已潰降。退守睢州。三月我。

大清豫王已破歸德遂圍睢州而南朝馬士英阮大鈞用事援兵不至豫王射書城中曰南朝無人公徒守空城無益駟立于庭執三岡手曰死于庭與死于敵孰愈三岡曰入敵營論大義卽死猶令敵知南朝有人不敢窺江南駟遂至營豫王接待以禮論之降終不屈自縊死城破或指曰三岡曰此教御史云云也豫王欲降之三岡憤然曰御史公殮不成禮殯不能葬我御史客也死則從御史耳何言降耶豫王命以珍珠傘蓋駟棺聽三軍舉哀三岡經理其喪七日遂逃聞永明王在廣

欲從之。乃託其幼子于其友楊湛露。遂去。不知所終。  
論曰。永明王燃燭火于既燼之後。雖愚者亦知其幾日  
而無死所矣。而李氏一門獨之死靡忒。孔子謂甯武子  
其愚不可及者。近是。

國初勝朝殉節諸臣。皆得具事狀。

賜諡典如例。蓋曠古未有之盛典也。而三公獨遺。嗚呼。  
彼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豈以死冒名耶。

賈魴傳

附弟浦

周大槐 海樵

賈守備魴者字靈淵壽州人年十七隸營伍以材勇受知於陳總鎮杰授鳳臺把總鳳有劇盜某趨捷如飛積案累捕不能獲魴夜入其家盜覺遁去魴徒步急追盜踰城逃亦踰城從之竟縛以歸陞無爲千總有潁州姦民程八等十三人者盤踞州之湖隴鎮掠賣婦女驛騷居民其地黨附之者百餘眾魴親往捕之十三人皆就縛餘眾解散久之陞陝西興安守備時白蓮妖賊倡亂蟻聚蜂同連楚蜀秦豫之境制軍勒公攻興安之古廟

領將軍山賊屯委鮪率兵城守。已率兵堵南山青崖溝。孰坪邀截光頭山五朶雲山賊。後已又隨提督柯公追賊至四川之麻柳壩。刺朋溝。敗之。已又率兵勦捕白河賊。已又率湖北竹谿鄉勇一千五百人堵川陝之界嶺。南天門。自寇起以來。鮪東西馳逐。積苦兵間。首尾已歷三年。所而嘗涉險難。分以身殉。僅然後免者。莫若西安轉餉之役。西安距興安七百餘里。賊首張漢朝方擁眾數萬人。出沒鎮安山陽間。道路爲梗。鮪領餉銀十餘萬。晝伏夜行去賊砦。益近聞前山軍聲如潮湧。火光迸起。

燭天從行。弁兵盡股栗。洶洶欲逃去。鮪鞭馬而前。拔所佩刀。瞋目叱其眾曰。咄。若將何往。若亦知此十餘萬金者。

聖上所以給養兵士。及死事家之孤寡。我與若當以死守之。幸而獲濟。事亦未可知。若舍之而逃。不死於寇。則死於法。我先斬若等。而後自裁耳。若將何往。眾乃定。會洵陽人有事驛遞者。畏賊逼近。不敢舍於驛。避道旁積草中。鮪呼問之。爲言山溝有僻徑。經二百里達洵陽。沂漢水。兩日可抵輿安。鮪從之得歸。先是總統宜公以興



安爲數省咽喉重地。特移駐大營。賊勢鴟張。使遊擊某率數十人往偵。至則盡亡其眾。單騎奔還。而不得賊耗。鮪旣領餉歸。陳賊情甚悉。宜公喜。召至幕下。聽差遣。將保薦之。旋因罷去。不果。久之。署白土關都司。關在平利縣東南。萬山中。與竹谿接壤。賊自楚來。居民輒遭屠掠。藩司溫公議築城以資保障。命鮪董理其事。役未竟。又率兵堵五塊石江口。蓋漢江上游徑實淺仄。雖驟雨經旬。萬山之水奔滙。若瀾漫無涯涘。不三數日。則褰裳可涉。尤爲堵截扼要之所。鮪旣抵江口。見南岸焚掠烽火。

連宵目不暇瞬。賊騎屢以昏黑潛至。灘頭欲渡。皆以砲擊。退沿漢屯兵數萬。有司饋餉不時至。懼有脫巾呼。筋日夜焦勞。拊循甚篤。眾不得食。卽亦不食。以是兵雖饑困。而卒無變志。未幾軍中疫癘漸作。其子棠來省。麾之去。曰。賊氛如此。而今又天災流行。吾甚憂之。然吾食國家祿三十餘年。死自吾分。爾無兄弟。宗祧所寄。不與其難可也。汝在此。只亂我心曲。其歸侍爾母。毋問吾事。棠涕泣請。不許。棠旣去。未三月。而筋竟以疫卒於軍矣。筋在陝五載。屢奉大府命。率兵禦賊。皆委以要害。使

之獨當一面。軍士進止必其弁兵老成者議之而不參以私。暇則攜一二從者於茅屋山岩下與野人父老相勞苦詢以地勢險夷山川阨塞遠近。二三百里中皆瞭如指掌。以是措置有方防禦得無失焉。始魴少時家貧學書畧記姓名。既入仕乃從事四子書。旁涉文史。通大義。案牘能自屬藁。父性嚴多詢責。當盛怒時卽却立俟。色稍霽前宛轉暴白。氣和而語明。卒得命酒大懽。母慈愛魴既壯猶孩撫之。魴亦依依如孺子。兩人年皆至八十。猶康強不衰者。以其子之能養也。魴爲人和易居常。

無忤物之色。及臨利害。決死生。意氣奮發。屹然有以鎮定。雖兒女當前。決絕莫之顧。蓋仁者之勇云。

公駐防河南固始。在軍中補授王莊把總。宿逆作亂。隨鳳廬道珠公往剿捕。奮不顧身。面中火鎗。不退。時賊據州署。沛見署旁有短垣。率兵數人踰垣入。欲自旁攻之。兵見署中賊甚眾。則皆走。沛獨前。遂遇害。制府費公奏聞。

恩賜葬祭銀若干兩。與同州人死事把總胡某。外委把

總張某並祀宿州昭忠祠。予雲騎尉世職。子大德襲。周大槐曰：二賈君之名位微矣，而皆以兵起，効力行間。沛遇難死，鮐亦盡瘁死，其忠勇蓋自天性然也。視夫擁高牙，大纛而縮朒不前者，爲何如哉。

黃烈女傳

張明弼 琴牧

黃烈女者。行二。濟南之商河人也。父茂。木與余郡。二守王公同里。少爲硯席交。兩人並好義。概以強木相枝拄。烈女嘗問其父何謂四德。父畫一析之。女曰。女德一而已。言則舌長。容則誨淫。工則墮巧。德一而已。何以四爲。父乃叩其志。女曰。吾樂秋霜。不樂春露。父曰。云何。女曰。秋霜殺物。春露濡人。父咨嗟稱善。以告王公。公慕之。乃爲其子治新納聘焉。旣而女喪母。哀毀幾絕。性善釵。搵母歿後。檢僮婢持扇鑄。不以煩厥父。有穉弟呱呱。女喘

息麗之弟亦依姊如依其母也。女年十七。長王子二歲。故女匪需於待年。男猶遲於迨吉。歲乙丑。東賊大作。剽歛王里。王子以遁免。王去黃十里而近。賊掩至黃舍。繫女。父榜掠之。加以薰燎。併及其弱弟。女乃哭而前。長跽請賊曰。將軍所以厄我父弟者。欲得財耳。貧儒之家。囊篋幾何。豈能自匿。且妾年十七。將嫁矣。所有簪珥奩具。願盡輸將軍。以釋吾父弟。賊見女貌修而詞愉。乃曰。吾不欲得財。欲得汝。汝今能從我者。我卽宥汝父弟。不然。吾刀且下矣。女俯而循衽。仰而霽顏。曰。將軍若肯釋吾

父弟妾何惜一身不以備晨炊賊曰汝勿給我女復哂曰妾怯懦女子也今將軍圍邈如長林巨刃蔽我前長戟鉤我後弓稍鞞尾何處不能歟殺我妾無爪洞地無翅濟天豈能給將軍賊喜乃釋父併解其幼弟頃之女度父弟將遠不可獲乃正色以詰賊曰誰欲得我者賊爭曰我也我也女戰手大誓曰我儒家產也我夫年十五已爲諸生吾視汝如犬如彘如豺如豹如蛇如螫吾憾吾質弱不能勘汝胸喉汝喉飲汝血嚼汝筋吾豈若偶肯從汝哉速殺我勿遲賊相顧辭舌曰異哉汝求死



欲何爲。女厲聲曰。我死則化而爲鷄。汝爲鴟。化而爲鶴。汝爲蛇。世世啖汝。賊猶未揮刃。女奪其刀。欲捨賊。賊乃亂刺殺之。將焚其里。會望見有青旗二。冉冉而至。相駭。顧以爲官兵已集。遽舍去。黃與王二里皆獲全。

琴牧子曰。予嘗有言。儒者動言天地人。又曰。人者天地之儕也。乃世人動見橫衝豎擊。無非男子。遂謂男子乃儕天地。婦人不能。曾不知天地有分名。無合名。人則分。男分。女合。名爲人。旣合名爲人。則能儕天地者。不獨在男子矣。世有男子而智不足以集事。勇不足以糜軀。則

人欲以婦服辱之。不知世有奇女。則婦服不可辱身。而反可以寵男。如黃烈女者。居平則事親。畜弟。作家。皆有道。臨難復能以智釋其父與弟。以勇裂其領。若掇焉。奇魂不滅。上化青旌。以保其里。昔者子房體弱而氣清。故號眾智之最。荆叔。邑平而骨直。故稱眾勇之宗。若烈女者。兼而有之。可以撒手天地。而名之曰人矣。



隱居丁敬傳

杭世駿 星浦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隣保皆野人也釀麴蘖自給身廝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荆榛剝落蘇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笑不能得其一字也秦漢銅器宋元名跡入手卽辨性耽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資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留良焉小樓三楹屏屋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冊也上以棲諸子資其

弦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脍熟  
並陳。老母恒質貨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詩學其所  
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詞秀異。  
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縲。農不能逮也。寒人  
張洸。字畏廬。號獻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  
和。登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爲詩國。  
閭房冷剝。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咏無不及也。  
隣人木戒。災及其廬。所收蓄頃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  
肯與。與人羣處。輒際末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肯

休余與梁翰編啟心每嚙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  
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旨而  
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  
幣贄謝勿與通春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於張  
紗街將遷矣而以親匱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爲  
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有三子健與傳皆  
諸生健爲余女夫傳從上元謝野臣學歷算少子曰佺  
亦能詩而八分得父家法

敏求軒述記

卷十

二吳傳

熊寶泰 善惟

二吳一名鰲。薙髮工。一名鯨。爲人傭工。兄弟也。桐城鍊潭鎮人。鎮離余家百里。妹夫羅星亭居之。鰲居與對門。乾隆壬寅星亭歿後。余至鎮居。或數月之久。不知鰲之能詩也。至嘉慶壬戌。余在濬縣。藩人官貴池者。刻其詩以傳。始知之。詩筆秀詞清。老於聲律者。余最喜其微軀。病轉尊之。句改爲壓卷。而再刻之。呼工者必自近。鰲必爲余役。余性疎懶。多遺忘。此輩尤不經意。今薙髮人。月月呼之。面熟不知其姓何等也。况姻家。暫呼之人哉。文



之精者爲詩。皆由心得。有心得者。必向一二密友言之。或自矜許。亦情所不能禁。鰲何諱匿如此。使余知之。必引以爲友。殊勝矢口而談。刻詩盈尺許。而令人尋其佳處。而不可得也。是余之過也。已。余甥羅福至。告余鰲死後。鎮人得其遺藁。憐之。爲之築墳樹碣。曰。詩人吳鰲之墓。所率錢。其弟皆籍記之。逾年。叩諸人門。拜而還之。有不愛者。必再三堅請。受乃已。曰。吾兄自食其力。不肯累人。故忍辱始終。不與諸公談。非謂公等不知詩。而不言也。豈可死後累人。死生且暮間事耳。吾不償此。何以見

吾見鯨之行有大過人者。若能詩必可觀惜乎。鰲之不  
以詩教之也。或曰。焉知鯨不能詩。待其身後枕函邊物  
色之得一卷冰雪詩未可知也。



祥麟傳

巖長明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  
謹。不爲父母所悅。會關中饑。將食他郡。以祥麟寄鄰  
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能堪。乘間乃逃入藍  
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栖其身。凡數  
月。時方熯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  
之。入其中。假寐。須臾。黑烟歛入。如火燎毛髮。有聲。亟穿  
穴出。有巨蟒如甕。益不見。其首尾。瘁洞外。毒霧羃之高  
三丈許。驚仆地。墜土室中。醒後。自視身首。黢黑如漆。就

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爲鬼物以刃挺毆逐之自分必死  
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狀方饑甚剖食之漿白如  
乳數日後覺體中癢癢不可奈就溪澗浴膚理忽蟬蛻  
而貌轉靡嫵嫩于前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渡  
江南至武昌其地有胡姐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  
假食不肯授轉嗜同輩抑掄之憤棄去備于金彈兒家  
金彈兒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  
一飲食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  
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

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漏飛，搃其首，亟  
避出視之，卽胡妣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  
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  
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一  
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僉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  
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  
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慚不能起。座中皆  
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  
于渭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

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爲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藝志態橫出精彩相授余學道且老尙自覺瞿然失據斯其服媚固有術哉丙申南歸欲挈以往重利啗之以親老固辭歸後得游舊書具道祥麟感余意厚每言及必太息再四至雙淚交睫信乎其至性有過人者而顯之之所述亦誠不余欺也因其請特爲之表著復附陳其平時所歷歸之

銀花傳

錢 坫

銀花姓張氏隴西人家貧父母早喪年十二咸陽讀某  
爲爲假子將往成都挈以西南行時乾隆三十六年也  
銀花性蕩逸工弦索張亦習秦聲時方用兵金川張以  
其地人眾可漁利因居奇爲乾沒計并市金珠盛服飾  
銀花欲以爲餌蜜緣附東南兩路大營比至眾果悅之  
流轉軍中五載而後得歸余再至西安之明年戊戌三  
月偶與嚴冬友傳讀觀劇節畧有演琴操春游事者舉  
止間雅意賞之嘆以來言訥訥若不出口翼日復來謁



則爛服襤襤然。昇之衣不受。訝之。冬友笑謂余曰。此于蓋隨某統軍來者。聞其在宜喜時。居區脫中。輒傅粉施小朱。衣繡襖。纓絡承之。辮髮雙垂。地綴以明珠。貫鏤金約腕。累數十。每營門月落。鏑斗無聲。則延緣鹿角。奏蠻中歌曲。雜箏杷音。調淒婉。聞者泣下。軍中比之唐時李可久云。余駭勿信。因詢以彼中地域。自宜喜以東。至達爾圖。當噶山北。至日旁山。楸底凡山。梁礪卡。所設險要。按圖皆合。并云其地山皆峭壁。須架木層累而上。更上復于巖罅中置木土人謂之擎柵。但每一壁必高數百

初稍頓足。卽墮地死。或下積冰雪。則三四人抱臂坐頂上。乘勢疾駛。如履灘之舟。頃刻數十里。月必一再遇。視秦中棧道。奇險百倍。當時行止不得自主。今追憶猶若憺之。其去南路昔嶺也。以三十八年六月七日先期出發。不及難。銀花言軍中每食。麩斤錢千。食餽餽一錢百布粟貴。金帛賤。所有什物皆隨手散落。莫復先棄之。歸故卒至無聊賴。丙申正月。噶喇伊破統軍先露布行。從至秦。戒曰。汝義父在。可畱此。此銀花所由至西安也。銀花貌不過中人。恂恂有儒士風。不意所歷奇崛若此。士

人守專室。執橐簡。呻吟窮思幽室。鈞心險仄。自謂于世無不可知。得銀花之說。又渺若河漢矣。因此筆付之。

義僕傳

宋 和介三

義僕者宋得功江甯人故延長令鑲白旗牛長庚家人也。得功逮事其主時在羣奴中無他尤異材力與人亦無款曲樸直而已。嘗主辦故事買辦者一月一上簿筭緡得功初上簿頗微有奇羨不合計主人詰之對曰此老奴私之也。主人喜曰人情莫不自鳴公而此奴獨以私鳴此不私者也。自後上簿主人皆不顧無何其主卒於官及家口還京師甚不能爲生而凡其主所給使有林力諸奴皆散去矣。頃之其主母又卒遺一子生五歲

長子年十四前母所出也。又妾遺一子生三歲妾他適。於是諸子益無所仰賴爲生長子則依於其姑趙氏家。而諸幼稚則歸於得功家也。余時館於趙氏家。歲時嘗見得功携二小主來。雖衣履不麗都而頗貧家雅素。余覩得功狀貌慈如也。而側立於小主前又戚如者。真義僕哉。得功雖樸直而諸子皆桀黠。其長子充步甲。京城步甲者卽捕盜番甲也。一日其子偕一番甲行有盜解策蹇者佩刀去而驢者奪得之欲歸之客也。得功子突用曰賊何走卽頸繫之。雖叩頭泣血辨非賊不聽不得。

已乃以驢賂之而得功。適從他處來以頭撞其子。曰：忍欲之耶？父叩兒頭矣。其子乃釋之。得功家貧而口眾。雖養於子亦自牟小利。冬則板一扉橫里門。炙酒以沽。行人夏則涼瓜以賣。而以供小主讀書補修之費。不欲盡關其子手。恐疾之也。得功瘦而髯氣弱。偏好陌路不平。見諸豪橫凌轍幼弱。卽氣憤曰：何不毆之？人卽雖樸直之性有激則勃然。獨於小主有觸則不然矣。得功爲人非獨撫視幼主以義稱。復行事伉慨廉潔。卽高節之士有不讓者。此固其天性。不可以人地拘。然則士以貧賤

自談而曰不足爲名節或受人妻子寄托而反利其所  
有以及父兄厭膏粱被交繡而不恤子弟之饑弱孤寒  
者皆得功之所鄙棄而不足道者矣先是其賣瓜時也  
市中晨有大喪過一騎奴擁匣馬驚匣脫得功瓜床下  
人馬逸絕踪得功撥匣起沉沉也歸視之皆黃白器飾  
直千金大驚曰是奴不活矣卽出伺之至暮見一騎嘶  
而來曰誰活我者還我匣者從而觀者數十百人得功  
前曰爾匣云何騎言之讐得功出其匣曰歸汝矣於是  
觀者大驚曰千金重寶也又况拾遺也是人且不存則

其廉節豈曰京城白晝攫金探丸之盜不足較哉。

朱子曰。得功之還金有以哉。吾於其不欺其主之奇。羨時知之矣。卽撫視幼主以義稱。亦於是而推之。嗚呼。微矣。